

津輕藩史

乾

和書門			
三	七〇	一	八號
二	九	函	架
冊			

92

庫文閣内		
一	三	和
五	七〇	書
二	一	
九	八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7018
冊數	2	(1)
函號	151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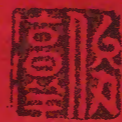


津輕藩國學
警古館學士
佗山工藤先生著

津輕藩史

明治二十三年

嘯出書



自序

余嘗昧爽而早行。咫尺之間。不辨物色。或認白花
爲湖池。或以水色爲倉廩府庫。茂樹繁葉皆未明
子。或爲怪狀。或爲妖形。幽暗之故也。隨行隨近。又
漸向明。則物色始辨。前所認湖池非湖池。倉廩府
庫非倉廩府庫。妖物怪狀。皆露眞形。而無所遁也。
我藩草昧之事蹟。亦猶如此。或有視其前面而遺
後面。或有詳其左傍而畧右傍。故其記載不能得
全體。忠邪奸佞。是非得失。多訛謬可知也。况彼我

津輕藩史

相敵視之國。其記載之有異同乎。雖然舊記家乘。偏探博搜。片紙所記。無有遺漏。彼是參互錯綜。而求其實。則千載之遠。亦可以遇其源。幽暗之蹟。可因以明瞭矣。昔時幕府總大權之日。各藩異其域。皆禁秘其記類。而不眎。或諱舊章。而不言焉。今也公道大布。天下一家。四海一國。禁秘者悉出。幽暗者日益明。而真偽無所遁。則文明之賜也。廣矣。大矣。

明治十九年秋八月

藤主善誌

一先考夙憂本藩歷世之事蹟。不昭于世。常欲修史以表明之。然公事多忙。久不能酬其志。明治十七年始得從事焉。時先考年老身衰。尙親網羅公家諸記。及諸家舊志雜說。日夜拮据。至二十年冬。其稿粗成。其間四年。以一身任之。其勞不可言也。覺不肖。雖不能贊一語以助之。亦得効微力而告成。竊以爲榮。

一先考既修本編。又欲編歷世夫人。及列臣傳。以繼之。不幸罹病不果而終。是爲遺憾。

一先考曾欲立凡例以明修史之意。而未起稿而溘焉就木。故今雖不能知其意之所存。熟讀玩味之間。自有足概見本意者。故覺不敢贅言也。

一津梁。桂光。玄圭。顯休諸公之事蹟。頗有簡略缺備之憾。應不滿讀者之意。然當時封建之餘弊。未除。家々秘其記。不肯示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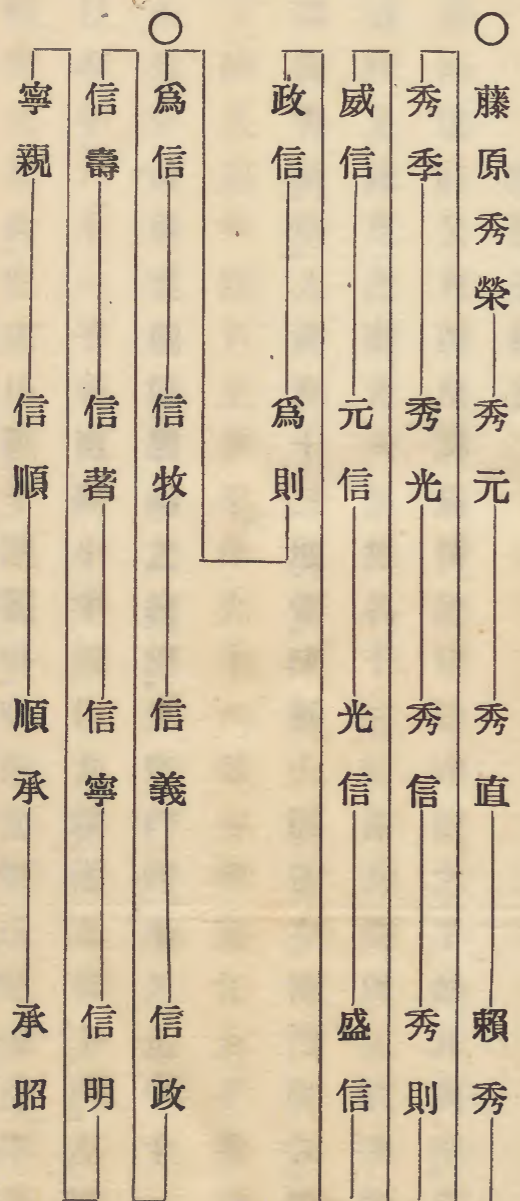
以故材料太乏。讀者幸諒之。
 一此編是係于未定稿。先考曾期刪潤補正以大。成之。不果而終。以故其事實。或不保無疏謬脫漏。後世識者。賜補正則幸甚。
 一石居兼松先生亦有修史之志。既有藩祖略記。歷世藩公事實。略記等之著。而未果其志而歿。可惜哉。今先考之修史。循據其說者頗多。先生之功不敢沒也。且校正本編也。先生高足。三上得三郎君之力。居多。其勞不可不謝也。
 一剗期迫。不遑細校。若其誤謬。伏仰識者之是正。

明治二十三年一月

外崎覺謹誌

津輕氏畧系

大織冠藤原鎌足之裔。左大臣魚名十三世之孫。秀榮是爲津輕氏始祖。秀榮父鎮守府將軍基衡。奏請秀榮爲津輕六郡主。遂以津輕爲氏。藩祖爲信。其十五世之孫也。其畧系如左。



津輕藩史卷之一
 藩祖瑞祥公
 瑞祥公姓藤原諱為信紀伊守守信之子也其先出自大織
 冠鎌足鎌足之裔左大臣魚名十三世孫秀榮以父鎮守府將軍
 基衡奏請居入湖郡十三城領津輕六郡任左衛門尉叙從五位
 下建久四年四月五日卒年九十八母安倍宗任女子秀元嗣建
 永元年將軍實朝賜襲封之教稱左衛門尉承久元年十一月十
 日卒年八十一子秀直嗣小字叙任丸叙從五位下稱左衛門尉
 寬喜元年與安東氏戰于津輕野敗死安東氏安倍貞任之裔也

津輕藩史卷之一

藩祖瑞祥公

工藤主善温克著

藩祖瑞祥公姓藤原諱為信紀伊守守信之子也其先出自大織
 冠鎌足鎌足之裔左大臣魚名十三世孫秀榮以父鎮守府將軍
 基衡奏請居入湖郡十三城領津輕六郡任左衛門尉叙從五位
 下建久四年四月五日卒年九十八母安倍宗任女子秀元嗣建
 永元年將軍實朝賜襲封之教稱左衛門尉承久元年十一月十
 日卒年八十一子秀直嗣小字叙任丸叙從五位下稱左衛門尉
 寬喜元年與安東氏戰于津輕野敗死安東氏安倍貞任之裔也

津輕藩史
 卷之一

貞任之滅。次子高星丸。幼孩逃于津輕藤崎。及長。遂領其地。至與我相抗衡。秀直之死也。子賴秀尚幼。以故失其領地。依壻新城領主橋次信次。信次匿之山中燒炭處。俗稱之燒炭藤太。藤太賴秀之幼字也。秀直嘗憂安東氏強橫。慨然曰。宗家既亡。田原藤太之裔。唯有吾耳。而今爲旗下所逼。吾欲使兒復祖業也。因命曰藤太。賴秀及長。身材六尺五寸。勇武絕倫。遂能復舊地。曾謁于征夷將軍賴經。賴經美其雄偉。賜偏名。贈以大原實守刀。是津輕氏傳家寶刀。綱丸者也。賴秀叙從五位上。任左衛門尉。弘安三年九月卒。年五十七。有男曰秀行。又稱藤太。先父卒。其子秀季。以嫡孫承祖爲嗣。幼字藤太。正和二年。隨祖母近衛氏抵京師。謁近衛公。因獻黃金三千枚于朝。叙從三位。任左衛門督。當此時。安東氏威力復振。與我爭雄。兵結連年不解。會北畠顯家爲鎮守府將軍。多方解

紛。遂令兩氏講和結婚。足利尊氏之亂。秀季率二千五百騎。安東貞季率五百騎。屬北畠氏。共勤王。延元三年五月。皆戰死于攝州安倍野。秀季時年六十一。子秀光嗣。幼字藤太。叙從五位上。任左衛門佐。時有海嘯。大圯外濱之地。十三城亦壞。故城于大光寺移治焉。正平四年十二月卒。年五十五。子秀信稱左衛門尉。天授四年四月卒。年六十。及此時。安東氏勢漸衰。且與我結婚。後互相輯睦。郡內無虞。而南部氏勢熾。日熾。有併吞我地之志。子秀則稱左衛門尉。城于堀越。而徙焉。爲南部守行所誘。幽于下久慈。憤悶絕食而死。子威信尚幼。南部氏使金澤家光監之。及長。稱左衛門大夫。武名稍振。南部光政畏之。妻以其女。生一男。曰元信。文明二年。光政托好會來襲。我不虞。大夫遭害。有臣大曲和泉者。抱幼主而逃。夫人歸于南部。日夜悲泣。念幼兒而不措。光政憂之。且聞我旗

下諸城主。相約討南部。欲鎮撫之。乃索幼主。城于下久慈。使居之。我臣多往歸焉。稱信濃守。南部氏以其族久慈景政女配之。使金澤家信監我地。實奪之也。長享二年四月。信濃守欲訴父祖冤於上國。潛發南部。南部氏伏兵戕之。鬼柳其子曰光信。即長勝公也。時尙幼。久慈景政等保護之。在下久慈。及長以金澤家信女配之。既而南部氏欲慰公憤怨。聽歸其故土。於是延德三年三月。公率舊臣復歸于津輕。城于種里而居焉。而南部氏監我地如故。公常欲復父祖讐。招雋傑。勸農耕。務圖富庶。又築賀田城。然而時未至。齋志卒。實大永六年十月八日也。臨卒。屬族人老臣曰。我有積怨。深怒于南部氏。欲使子孫必報之。請授吾以甲冑。帶刀劍。腰螺貝。向巽位而瘞葬焉。乃奉其遺命。葬種里城二郭。公復歸我地。後稱大浦氏。子大浦公盛信嗣立。稱信濃守。居賀田城。先是。明應六年。

准后近衛公尙通來寓。長勝公館之。賀田使女阿久侍。舉男。曰坊丸政信。公乃子養之。天久七年卒。年五十六。天津公政信嗣。稱右京亮。後更信濃守。叙從四位下。任侍從。自是津輕氏爲近衛氏胤。天文拾年六月。公與小山內滿春。戰于和德川原。遇伏自裁。子松岳公爲則嗣。稱信濃守。弟曰紀伊守守信。守信無子。夫人憂之。禱岩本山。夜夢一老人授以疊扇。曰。以此爲汝子。既而有身。天文拾九年正月朔旦。生男。即瑞祥公也。故幼字扇。初天文中南部安信。城石川。使弟高信居焉。以鎮我六郡。於是南部氏有九戶之難。徵援于石川。高信謂彼之有九戶。猶我之有大浦。皆腹心之患也。今若遣援兵。則大浦氏乘虛而起。亦不可測焉。不如卑辭以求援於大浦氏。使兩氏相鬪也。乃乞援于我。公使守信赴援。守信此行。期必死。臨發。屬幼兒而去。遂戰死於櫻庭。瑞祥公幼孤在堀越。町井。

飛鳥保護之。稍長有英雄之姿。既而松岳公遇疾。自知不起。乃召老臣森岡信元。兼平綱則。葛西信清。曰。余欲報累世之仇。恢復疆土。久矣。今也不幸不果。而徒死于床上。是余所深恨也。况方今海內鼎沸。干戈相尋。若使幼子弱主立。則大懼社稷傾覆矣。余念弟守信。遺孤扇。雖未弱冠。而有主將之器。卿等奉之以主社稷。三老曰。謹奉命。乃迎而立。實永祿十年三月也。

永祿十一年十一月。公狩于岩木山下。公素有大志。既立。欲匡復疆土。乃密傳檄於族人舊臣。新岡篠森。獨狐。三世寺。折笠。宮館。櫻庭等。召之。語以意。皆應之。於是公乃召兼平綱則。盛岡信元。葛西信清。曰。余欲一日狩于岩木山下野崎村西郊。以閱兵馬。試進退馳逐。宜豫戒期也。乃部勒兵千餘。爲三。二百餘。爲一隊。使信清率之。五百餘。爲一隊。使綱則信元率之。以三百餘。爲中軍。公自帥之。

下令曰。敢違節度者。以軍法處之。至期黎明。發大浦城。兩隊從西南進。公從北東進。以鼓螺爲號。法令嚴明。部伍整齊。三軍齊放。火于民家。悉會麾下而止。乃振旅而歸。先是。令村民各運器財。避于山林。事畢。即倍舊營。築家屋。給衣物錢糧。一無所損。村民懷惠。古賀侗庵著名將遠德錄。贊此事。曰。聖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士卒平素不輯睦訓練。斷不可以應卒。晉文伐原。以示信。蒐於被廬。以教少長之禮。然後成城濮之大捷。職是故也。

十二年夏四月。公遣森岡信元。通好山形城主出羽守叡上義光。爾後義光報我以織田氏之消息。叡上氏自先世領出羽。至義光武威最張。爲奧羽強族。方是時。織田氏操霸權於上國。欲宰制海內。公察天下形勢。故有此使命。

元龜元年春。公與親臣十五人。微服間行。至越後。禱宿願於矢彥

及出羽羽黑祠。遂訪最上義光。結款約機事而歸。二年夏五月。公帥兵伐左衛門佐南部高信于石川城。滅之。高信三戶城主南部安信之弟也。而爲大膳大夫信直父。初天文二年。安信襲大光寺城主伊豫守葛西賴清而滅之。乃城石川。使弟高信鎮我三郡。旣而安信卒。晴政嗣。早卒。子晴繼甫十三。患痘。高信往省視之。晴繼遂夭。高信即以己子信直嗣職。人皆疑之。氏族九戶政實。其弟實親。櫛引清長。武田建安。大湯正敬等。不服。各唱義將討之。故高信久留八戶而不還。乃使其族信愛居大光寺城。又次子政信監北畠氏于波岡城。其妾父小笠原信淨副之。永祿十二年三月。政信暴死。高信詰之信淨。信淨對以信愛之所爲。信愛畏焉。出奔出羽。是以高信復來居石川城。是歲使瀧本重行居大光寺城。重行素梟雄。要乳井福王寺玄蕃於猿賀。而殺之。悉奪其

地。高信不敢問也。高信驕奢日長。用度不足。徵歛甚急。民抱離心。公歎曰。高信篡宗虐民。有暴橫如重行者。置而不問。罪惡貫盈。衆叛親離。何以治國。不制則亂將及我。且夫津輕全郡。舊我祖先之所領。爲南部氏所蠶食久矣。今也恢復時至。不可失也。於是慨然有舉義之志。而高信未之知。欲加恩意懷柔我。一日招我於饗。公輒應之。高信喜迎。杯盤猷酬。慇懃盡歡。公從容謂高信曰。某所領堀越城。壘溝荒壞。多歷年所。今幸四鄰無虞。疆內間暇。及此時。修之如何。高信不怪曰。今也兩氏和平。使命相通。事同一家。惟子所爲耳。公謝而歸。急興土木。修堀越城。深溝高壘。繕門櫓。混戰士於工人。執役。實兵器於苞。搬入城中。以爲襲擊之備。於是召老臣議曰。南部氏吾祖宗累世之仇讎也。而高信驕奢日長。是當圖恢復之秋也。今我欲伐之如何。僉曰。高信鎮于三郡。而兵多食足。城險

援衆。大光寺和德。淺瀨石田舍館。爲股肱羽翼。三戶亦不遠。可謂強敵也。然而我以孤城與之爭衡。猶羊敵虎也。不如乞援於叡上氏。大張兵勢。然後圖之。儻又姑舍石川。先攻其屬城。漸剪其枝葉。而後蹶其根幹也。公曰。卿等之言非無理也。雖然。兵之道不在衆寡。唯在主將之方寸而已。軍士精銳。次之。今高信雖城險也。雖兵多也。衆叛親離。不足恃也。若事出不意。神速如脫兔。則其誰援之。且夫八戶有九戶之患。必不可遠出兵。是不討高信之好機乎。若舍石川。先攻其旗屬諸城。則雖輒拔之。而諸城協心併力禦我也。必矣。今譬諸伐樹。先伐其枝葉。則斧刃缺損。而見功緩矣。若先其幹。則一舉而萬枝立枯矣。故先討高信滅之。則諸城望風而服。吾圖之熟矣。卿等其莫憂焉。老臣皆歎服。公乃遣使招石川老臣金澤某。枋尾某。鶴浪某于大浦城。具珍羞。大饗三日。侑以劍馬時服。

又命板垣兵部信成。送至于堀越城。以序懇勸。此夜急召群臣。密示誓書曰。南部氏我家累世之仇。而領地亦悉爲彼所覩。爾來累世欲報之。而時未至。以及今日也。吾視南部氏近狀。高信篡宗。宗族離叛。且驕奢日長。國人携貳。是天方授于我也。不可一日猶豫焉。汝等其一爾心力。以立功名焉。群臣咸感激。勇憤倍於它日。於是公命兼平綱則留後。五月四日。夜子牌公帥兵三百餘。發大浦城。丑牌入堀越城。休士馬少時。乃部分其兵。爲三。使坂垣兵部率兵百五十餘。爲先驅。弗帽隊副之。弗帽隊者。飲博亡賴。以鹵掠爲生者也。公厚施之。用爲間諜。或以令放火亂略也。其徒八十餘名。皆着弗帽。以三尺布爲帕。各提六尺檜棹。小栗山左京。砂子瀨。勘解由左衛門。爲之首領。當時所謂野武士者也。盛岡信元。葛西信清。率兵二百五十餘。爲甲驅。公自帥兵三百五十餘。次之。麾下精兵。十二矢。又五郎。塗部新七。櫻田宇兵衛。深浦雲助。八幡將監。一町田鞠負。前田彌主。黑土近江。橫岡某。細越某。楡引助。太郎。大秋彦。

次郎。中畑惣助。金出雲。同仁兵衛。高田民部。工藤大隅。沖館長左右門。佐藤越前。成田市助。鍛冶仁右衛門。小山內越前。左比內藤藏。外崎万助。倉光主水。福士万右衛門。宮館對馬。奈良岡豐後。時苗彌三郎。相馬孫次郎。佐藤平右衛門。沼田而松齋。天道衛門四郎。同甚左衛門。同甚三郎等。卅餘人。皆一以當千者。公置諸左右。以爲衛各隊裝燭籠。兵士各手松明。皆不點火。馬脚枚。取暗路而行。上新岡但馬。神丹波。櫻庭太郎左工門等。各率手兵。續發。金出雲。葛原治部。率弓銃卒。陳大清水。以備于和德之救援。端午向晨。傳于石川城。四面圍之。急點燈。燃松明。鳴金鼓。呐喊擊之。城中錯愕。不知所爲。高信急起。指揮直士禦之。而城中兵寡不能支。高信知命窮。手刃妻孥。而自尽。城即平。乃命板垣兵部守石川城。而凱旋入堀越城。諸將校賀戰捷。公召森岡信元曰。吾有所慮焉。宜飯士卒。秣馬以俟命。既而令諸軍曰。吾將乘此機。屠和德城也。諸將努力。乃發。至取上村。部分其兵爲三。使森岡信元率二百餘人。從一本柳進伏稻荷林。以待指揮。命葛西信清率百五十餘人。陳日金林。以

邀擊讚岐父永春。約束已定。使二隊先發。公帥麾下五百餘。從高崎進。放火和德市中。此日以端午佳節。士皆會聚于城中。城主讚岐既聞石川之變。謂衆曰。聞石川城既陷矣。攻之者必扇也。大浦氏之於南部氏。祖先之仇也。且扇之爲人。非屈人下者。若得志。則其次必將及于我。今亦彼祖先之仇也。不宜不備。言未畢。市中火俄起。烟間見卅字章旗。錫杖認標。乃笑曰。果然。即擐甲率兵出戰。錫杖認標。卅字旗章。津輕氏世用爲表識者也。讚岐素驍勇。兵勢甚銳。我兵成田茂左衛門。村市越前。葛西左衛門。太郎等四十餘人死之。公見機。鳴號螺。信元所率之伏兵。起于田中。分爲二。一隊向城。一隊衝讚岐背。方此時。葛西信清邀讚岐父永春於日金林。斬之。直旋兵壓和德城。大聲恐嚇之曰。悉可屠戮。城中歸女聞之。悲泣咩號。聲徹于外。城兵爲之沮喪。悉潰散。城遂陷。十二矢又五

郎塗部地新七。櫻田宇兵衛鍛冶仁右衛門。小比內藤藏金出雲。同仁兵衛高木主水。工藤大隅。佐藤越前。沖館長左衛門。成田市助。小山內越前。外崎万助。倉光主水等競進追擊。十二矢又五郎斬讚岐。獲其首。讚岐弟彌三郎亦戰死。讚岐二子主馬求馬善戰。櫻田副貞塗部地新七共擊斬之。其他所獲首級百五十四。於是公會諸軍行戰捷式。凱旋于大浦城。明日即錄功行賞。各有差。以和德城及讚岐所領之地賜信元。信元臨戰。法令嚴明。御士卒如使手足。戰捷秋毫不犯。故公特賞之。其主善曰公之恢復舊土勝算熟於胸中久矣。故一舉而平二城。二城既平。而六郡已入掌中。是公所謂尋斧於根幹而枝葉立枯者也。是之謂神機妙算矣。是月。使長谷川掃部于出羽山形。告出羽守最上義光以伐南部。

高信克之。義光亦遣使人來賀捷。○秋八月南部信直大舉攻我。其先鋒瀨多石隱岐先來。次大鰐宿川原。信直帥兵二千餘。發八戶。至當麻。適九戶政實乘虛攻一戶城。信直得報而愕。急還軍援一戶。隱岐孤軍既入重地。欲進則勢微。欲退則慮尾擊。乃欲赴大光寺城。至高島塞下。爲乳井建清所遏。建清稱大隅福王寺玄蕃之子也。玄蕃素修驗僧。而歷世主乳井多聞堂及猿賀深砂祠。領二社近傍地。比肩武門。與大光寺城主瀧本重行爭地。相仇。元龜二年三月。玄蕃之猿賀斷民訟。重行規知之。命其臣後藤宅庸。伏兵於下荒田村。俟其還。急起擊之。殺玄蕃。悉奪其地。南部高信不禁之。玄蕃子建清。憤怨逃于山林。得便因兼平綱則來歸于我。且襲高島。皆拔之。公大賞之。令據之。重行怒。率兵來攻高島。建清防甚力。而衆寡不敵。綱則星行援之。重行遂敗退。於是聞隱岐率

兵來。更穿塹構柵。以塞行路。隱岐輕侮其小寡。欲急拔之。建清飛箭丸禦之。敵兵多死傷。隱岐退。更治攻具。再攻。於是建清乞援于我。綱則請赴援。公許之。授兵百五十。馳援之。合力防戰。隱岐知皆不可拔。且怕糧道或絕。乃引兵而退。路爲土寇所掠。倉黃逃去。公賞綱則功加祿。且召建清。大獎勵之。

天正二年夏六月。世子信建生。○秋八月。公帥兵攻大光寺城。與瀧本重行戰于館田林。先是。淺瀨石城主千德政氏畏我兵威。日熾。自計大光寺不足依。以爲恃。不如屬于大浦也。乃爲其子安藝求婚于我老臣葛西信清。信清怪之。謂彼與我仇敵。而求婚。是欲以吾女爲質也。不可不速聞焉。即稟諸公。公曰。第許之。吾欲見其意之向脊也。信清許之。婚禮有日。公陽譴信清與重行黨結婚。使屏居之。政氏聞而驚畏。誘重行部將後藤宅庸。獲其首。副誓書獻

之公。以表無他。公乃赦信清。使與婚。政氏來謝。公厚遇之。賜以刀。政氏感喜曰。異日公若出兵。則願爲先鋒矣。歸而與重行絕。令其部將木村越後築砦於猿賀。以拒重行。先是。公欲招降重行。遣人諭之。重行不應。却詬使人。於是公決意謀滅重行。先徙居堀越。以迫大光寺。重行構柵樋川。使部將千葉與四郎戍之。我亦築砦于樋川。令津島政秀迫之。相距十町許。日相挑戰。於是公將伐大光寺。乃部分其兵。千德政氏七百餘兵。陣浪岡口。金信就葛原祐清。三百餘兵。陣新屋尾崎口。以備敵援。命乳井建清爲先鋒。依其請也。一町田信清領兵九百餘爲第一陣。深浦雲助。八幡將監。隸之。從瀧田口。葛西信清。上新岡真正。將兵一千餘爲第二陣。櫻庭信正。黑土助方。奈良岡中務。前田藏主隸之。傍東山而進。森岡信元。兼平綱則。一千餘兵。隸麾下。相約舉烽火於館田林爲號。三面齊

歷大光寺。公乃破樋川柵。進陣館田林。重行素曉勇善戰。自計曰。敵衆我寡。坐守城非策。不如直衝敵牙陣。與扇單身決鬪。委命于天也。乃使諜之。報曰。卍字章旗。錫杖認標。在館田林。是必牙陣也。重行蹶起曰。吾所望也。急率精兵七百。馳衝館田林。我兵頗逡巡。重行部下笠井友重。勇悍超群。奮戰甚力。公躬自揮槍搏戰。從兵皆殊死而戰。適公馬驚陷田中。泥深及馬腹。敵兵乘之。競進擊公。斬馬鞅。鞅斷。鞍殆覆。櫻田副貞。以手巾續之。馬亦憊不能出泥。急甚。適森岡信元。率部下來援。公顧呼信元。信元躍下。捉馬足扛之。因得逃。隨蹶走到樋川。湟當前。廣不可踰。追兵來逼。衛門四郎執銜從。謂公曰。委命於天道。第可踰湟耳。公即一鞭躍馬踰湟。既而我諸隊來聚。公立於高地而嚴備。於是重行知其不可勝。引兵而退。我兵追躡之。重行且戰且退。會日暮交綏。有請乘城兵之勞。夜攻

者。公不許。收兵而入堀越。明日還大浦城。是役一町田信清督戰而死。阿保近江相馬伊賀。八木橋定久。新岡源次郎。其弟彌三郎。宮館與五郎。防戰皆死之。後公念衛門四郎言。賜氏天道云。四年春正月。公帥兵再攻大光寺城。重行請致城而去。許之。去歲十二月廿五日。公召老臣。密議曰。吾以爲攻大光寺。利在于明年正月朔旦。何如。僉曰。然。於是密戒將士。令履橈操長柄槍。乳井建清。盛岡信元。爲先驅。金信就。葛原祐清。爲申驅。公帥兵八百餘。爲中軍。千德政氏爲後拒。以除夜子牌發大浦城。詰旦攻大光寺。城中以新禧故。不設備。狼狽失措。然重行猶不屈。率兵可三百。突圍出戰。我兵陽却以誘。城兵深雪中。城兵不着橈。盤旋雪中。進退甚窘。我兵以長槍斃之。死者過半。重行乃收殘兵入城。閉門。我兵乘之。攻愈急。重行知城且陷。欲屠腹。弟重門止之曰。勝敗常也。請暫

屈以待時。重行從之。乃使重門請降。重門因盛岡信元頓首曰。重行勢蹙力竭。願乞一旦之命。輸城而去矣。信元輒聞諸公。公許之。且問其去路。命將校送小湊口。重行及其妻孥乘雪舟。束縛兵器而去。諸將皆賀。獨乳井建清奮請曰。重行之於臣。不與共戴天之讐也。臣辱先鋒。鞠躬竭死力。殊以欲復讐耳。願斬重行以甘心焉。公曰。汝言實有理矣。然彼已降屈。而戮之不祥也。汝以復讐爲急。吾以安民爲急。汝其屈意以從吾矣。乃賜建清以其父之舊地。而慰籍之。此行公軍守山。以觀軍狀。謂沼田面松齋曰。成敗何如。面松齋乃以國歌述城可平之意。到此果驗。公大賞之。乃置留守而凱旋。○是歲。尾崎城主喜藏。新屋城主源次郎。各以城歸降。六年秋七月。公取浪岡城。以城主三郎兵衛尉北畠顯村還。先是。公欲取浪岡城。未知其虛實。聞其重臣吉町彌右衛門者性貪欲。

昭以利。彌右衛門輒通款。具告以主暗弱。臣下不和之狀。又其地有一寺。曰玄德寺。公屢微行。歛語寺僧休西坊。休西坊傾意備報浪岡事情。因盡知城中虛實。於是公謂區々一小城。可不血刃而得耳。乃設策先誘其地博徒。多與金錢。刻期亂入城中。縱火相呼曰。大浦大兵方至矣。浪岡君臣錯愕失措。我兵乘之。鼓噪發鬨聲。圍其三面。故闕一面。城中莫善防者。博徒等乃詒顯村。輿而至我軍。公憐之。送西麓禪院。尋自盡。公原欲保全之。而葛西信清等。私謀使之自裁。公大憤其矯。命云。北畠氏陸奧國司顯家之裔。而來據此地。數世相傳。土人稱之御所。及其衰。南部氏蠶食其地。僅領浪岡近傍。至此而亡。五年。築館于黑石。以爲外濱警備。七年秋七月。公帥兵討賊于茶臼館。賊徒奔潰。初公滅石川和

德尋陷大光寺。平浪岡。兵勢大張。諸城望風降附。畿郡大半屬于我。於是故大光寺城主南部信愛子。檜山六郎。仝七郎。率兵三百餘。侵我地。逐茶白館。皆將出町豐前。而入保焉。以攻其近傍城堡。而又所在殘黨。瀧本重行。仝重門。波岡左近。三浦某。及比內淺利。黨二千餘。來屬相續。兵勢甚猖獗。公遣塗部地新七。范中忠光。阿部兵庫介。乳井大隅。仝惣次郎。中野仁兵衛。相馬孫次郎。田中吉祥。高田民部等。討之。又命盛岡信元。兼平綱則。葛西信清。援之。乃傳檄旗屬諸城。皆會戰。七月三日。公督諸軍。大舉討之。賊軍逆戰。決死奮鬪。津島政秀。小山內匠等。死之。我軍不利。賊乘機逼麾下。急甚。田中吉祥。乞公甲冑。援之。冒公名。以欺敵兵。中銃而死。公得間而脫。會日暮交綏。賊以爲獲。公軍中相賀。開宴不設備。公謀而知之。中夜襲。其不意。賊軍錯愕失措。不能支。大敗奔潰。六郎遁於

金木村。遂獲斬之。七郎遁于出羽。亂乃平。
八年秋七月。猿賀深砂祠災。相傳。祠祀將軍田道靈云。
十三年春三月。取油川城。城主奧瀬善九郎。性素怯懦。公謂取彼恐嚇以足矣。乃密召新城里長。賜物。而授密計。及期。公次于浪岡。兼平綱則。葛西信清。領兵五百。舉火于新城。里長驅村民。呼噪至油川城。曰。大浦大兵已迫矣。城中士女。扶老携幼。相蹈籍而走。善九郎倉黃棄城。乘船遁野邊地。其明公抵油川。館一向宗寺。以其主僧賴英。嘗通意于我也。橫內堤彈正。及蓬田越前。望風各棄城而逃。外濱之地悉復。公乃撫綏其民。置戍而還。堤彈正我之外姻也。性愚駘。沈湎于酒色。故公疎外之。彈正啣之。嘗以銃彈公。不中。至此而亡。○夏四月。南部信直。使其將名杭日向。帥兵三千。攻淺瀨石城。城主千德政氏與戰。大敗之。初。南部氏憤政氏黨于我。欲先

殲滅之。乃使名杭日向討之。浪岡左近。瀧本重行。副之。踰耕田蛭飼兩山之險。陣打杭野。使人責政氏曰。汝累世臣于我。而何爲負恩忘義。而黨仇家。宜速輸城而去。則宥一死矣。否則殲滅無遺類矣。政氏答曰。我家千葉氏之裔。而素爲名族。我之於南部氏。視時勢暫屬之耳。何常之有。且夫離無道就有道。是士之常。今南部氏衆叛親離。我是以叛焉。大浦氏以仁義爲旨。以救濟爲事。我是以就之。是理甚分明。若猶不辨。則請可一戰。以委成敗於天而已。輸地則不能也。日向大恚。急亂汗瀨石川。而來攻。政氏豫乞援于我。且募城下農商男子年十六以上。得千餘。各操双楫竹槍。與暹兵三百。嚴備而待。更出餌兵于中川原。極口謾罵。敵彌怒。急進來擊。乃陽敗而退。誘敵於城外渠間。政氏乘機出戰。敵兵靡散。悉陷渠中。斬獲頗多。日向僅以身免。政氏部下村上理右衛門。驍勇善戰。

其妻亦勇。提眉尖刀。而從焉。其僕大炊助。膂力兼人。其兵凡七人。斬敵十餘騎。木村彥右衛門。岸野左兵衛。亦皆驍勇。獲首七級。理右衛門傷于銃。而退。適見敵將日向走。不知爲日向。踰渠之際相遇。伸猿臂。奪其背旗。及還覺之。恨使其逸。旣而公帥兵三千來援。時戰旣散。乃按軍高木口。公單騎率步兵五六。直赴政氏陣。勞之。且歷覽戰地。塗部地新七從而後。躍馬踰渠。々中有敵兵藤堂外記者。伏薙新七馬足。而墜之。斬新七。新七奴三浦佐七。來援。遂斬外記。敵殘兵往々埋伏。見公單騎突起圍之。公脫逃。敵人奪公背旗而去。中田彥五郎追及之。苦戰。遂得其旗而還。公歸路間。戰狀於農民。徐還淺瀨石城。政氏見公從兵少。心動。與男安藝二男新士欲擊之。三男城之助。固諫而止。公察其色。而故爲不知者而去。路就村上理右衛門宅。問其傷。大賞其勇。而歸于高木牙陣。明日

以錢若干貫賞賜。中田彥五郎加祿。且賜其背旗。木村彥右衛門。岸野左兵衛。亦皆有賞。○五月公帥兵攻田舍館城。女主千德政武死之。先是公惜政武義勇。不忍加兵焉。屢使人諷之歸降。政武不肯。於是使小山內主膳懇諭招之。政武不從。公又使其所親。猿賀村清藤長兵衛。百方說利害。政武固執終不從。公不得已而用兵。乃使葛西信清率兵五百。從猿賀口。千德政氏率兵六百。從黑石口。置牙陣於諏訪堂。森岡信元兼平綱則隸麾下。使金信就前田藏主。黑土助方。櫻庭信正爲先鋒。從大曲口進圍城。下令禁發銃。中川美濃。中村惣右衛門。小笠原惣右衛門。佐藤平右衛門等。先登有功。政武與死士三百餘人出城戰。士垂盡。政武退而徐自盡。城乃平。乃使二本柳重次戍之。而凱旋。蓋千德氏千葉常胤之遠裔。而政武政氏之從父弟也。

主善曰。或謂政武所謂守節死義之士也。於智勇則未矣。何也。三郡城皆碁峙。戰鬪相尋。而未聞政武一與之戮力相救。援徒袖手傍觀。而待亡。豈爲有智勇乎。曰不然。政武之與政氏。族則同。親則從父弟也。素可與之爲唇齒。而政氏既叛。而應于我。若浪岡油川。不足與之共謀。而南部氏之救援不可恃。是其勢不可爲也。勢不可爲。則雖有智勇。無所施而已。是其伏羲一快戰。而徐就死。固其宜也。豈爲無智勇乎。秋八月。公將海路赴上國。遇颶。不果而還。是月。最上義光報以豐臣氏傳檄於諸侯。征北條氏之事。公決意將謁關白豐臣公。急治行裝。時道路梗塞。乃就海路。帥兵二千五百。發艦于鯉澤。風逆。泊深浦數日。既發。艦至出羽。渡鹿洋。遇颶大起。艦漂蕩。將傾覆。沼田面松齋請曰。聞遇風濤者。投寶器。以祈海神。則得免難。人命至重。

請行之。乃以傳家寶刀。投諸洋中。須臾風歇波平。得達松前港。既而泊三麻。起錨則。往日所投寶刀。繫綱而出。公大悅。因命其刀曰綱丸。艦在洋中。可二旬。至九月。還大浦。賞面松齋。加祿。十四年春三月。公子信牧生。○秋九月。公帥兵千五百。伐出羽比內。獨鉆城主淺利實義。公以關郡既復。欲平秋田仙北。直接境于叡上氏。合勢以經營北國。先伐比內淺利氏。道路險惡。乃作新路於矢立嶺。以向比內。淺利氏不出。乃受其老臣松尾左衛門四郎之降。而還。十五年春正月。修堀越城。○夏六月。公帥兵二千。將陸路赴上國。到鹿角。南部信直遮路。不果而還。十六年春正月。公欲假道于出羽如上國。秋田城介。安倍實季不聽。公猶欲犯進。重臣諫之。乃到安仁笠張。而還。

十七年夏四月。秋田城介安倍實季請成。且約共伐獨鉆城。公帥兵到出羽白澤。實季違約。先使其臣嘉成九兵衛襲之。淺利實義窮困自盡。公聞而怒。因撫綏其近傍。而還。爾後白澤以北。悉歸于我。○是歲遣八木橋備中里員於關白豐臣公。贈馬及鷹。且陳道路梗塞。不能躬至之狀。關白乃賜以封地之璽書。是時復稱津輕氏。將使命。所贈之馬名筑紫。頗駿足。館田林之役。躍踰大溝者也。公甚愛之。至是為贈。備中此行取海路。如京師。十八年春三月。公謁關白豐臣公子駿河沼津。而還。是行公從親臣十數人。而間行遂謁云。是月關白大舉征北條氏。事平。八月。進入陸奧。南部信直。訴九戶政實作亂。請官兵討之。關白乃令飛驒守蒲生氏鄉。陸奧守伊達政宗討之。政實出降。關白還京師。○是歲公按行封內。查檢群臣及庶民家系。○世子信建叙從五位下。

任宮內大輔。

十九年夏五月。九戶政實據福岡城。復叛。關白豐臣公。以權大納言豐臣秀次。為大將。德川家康為節度軍事。蒲生氏鄉。伊達政宗。督奧羽諸侯兵十餘萬。討之。諸寨相次降潰。公亦應秀次命。帥兵二千三百餘。會之。進次于名抗。同諸侯圍福岡城數日。我兵葛西彌兵衛。新岡七郎。神助五郎等先登而皆死焉。政實與其族三十餘人。決戰遂死之。城乃平。於是信直請于軍曰。津輕右京亮吾仇也。請以便宜討之。氏鄉以與南部氏為姻。頗助之。軍監彈正大弼。淺野長政曰。吾此行。奉討政實之教而來。未聞討右京亮之命。且吾子與右京亮不與共戴天之仇。而不能自討。遷延至此。今欲假官兵之威。以報私讐。如天下之笑何。信直赧然。無辭而退。長政復促公。速班師。公乃引兵而還。

主善曰。兵之於名大矣。政實之舉兵。其素意討信直篡宗之罪也。宜首顯白其事由。訴豐臣氏以大義責其罪也。則名正言順。義兵之所向。其誰敵之。不能然而徒舉無名之兵。嬰孤城以抗大兵。是已亦覬覦宗家也。其取叛名而亡。不宜乎。故曰。兵之於名大矣。

文祿元年。太閤豐臣公。遣巡檢使加賀守前田利家等。來檢封內地。公館利家於大浦城。前田利大。同利政於堀越城。監察片桐且元。小野木縫殿助。於淺瀨石城。禮遇甚渥。是時定提封。為四萬七千石。

二年夏四月。公如京師。謁豐臣公。遂謁近衛龍山公。前久及藤原公信尋。二公以我公為其支族。待遇殊厚。藤原公特賜公以牡丹花章。龍山公關白尙通之孫。而於公為三從兄弟。藤原公。龍山公。

之子也。○是歲遣三河兵部肥前名護屋太閤行臺。○定邸於京師大阪駿府及越前敦賀各置留守。

三年夏四月公至自京師。○秋八月堀越城成。公移治焉。四年定疆界。以狩場澤爲限。

慶長二年春二月使木村越後誅千德政氏。政氏以數有戰勞領七千石。然包藏禍心。汗石之役。反形已見。公知之。以邦域未平。隱忍不發。常優待之。至此密與木村越後謀。誘致政氏子安藝及新士於堀越。遣神丹波。柁仁右衛門。櫻庭孫八。相馬孫次郎。葛西善右衛門及木村越後。急襲攻汗石城。殺政氏於城中。其臣村上理右衛門。岸野左兵衛等死之。乃告安藝新士。以政氏反狀發覺。而令自裁。先是。三男城之助。以疾死。村上僕大炊助。負其孤。遁于南部。葛西信清。以與政氏爲姻。亦出奔南部。○秋閏八月。地大震。閱

月不止。○是歲併封內六郡爲三郡。至是封內全平。開國功臣。或罷職。或以老退休。或去國。而現參國政者。併新舊爲三人。金信就松野信安。篠森監物是也。

三年春正月。狩于岩木山下。○秋八月太閤豐臣公薨。贈其遺物助直所作佩刀于我。○是歲佐夫澤山始開銀鑛。

四年以鎌倉人左馬助建廣爲公女婿。令居大光寺城。謂之大光寺左馬助。

五年春正月。公叙從四位下。任右京太夫。○是月岩木山崩。土石雨下。不辨晝夜。○夏六月。大地震。○秋九月。德川公征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公帥兵從焉。服部康成爲先驅。公爲中軍。金信就爲後拒。其兵二千五百。與日向守水野勝成等。攻美濃大垣城。城三成妹婿福原直高等所守也。公以爲城將相和則難拔。不如離間之也。

津輕藩史 卷之十一
乃諭城將相良長每降。以故城中諸將頗危疑。至相殺戮。我將服部康成善間謀術。探知城將不和狀。乃乘之攻焉。金信就佐藤清矩。其子清高。櫻庭信正。松野信安等奮戰陞城。櫻庭正次。町田經侶。門焉死之。我兵先登遂拔城。勝成到大津。告諸德川公。且稱我兵精強善戰之狀。德川公曰。其兵在何處。勝成曰。津輕兵長槍隊以金錫杖爲鞘。宜以是物色也。時公次于草津某寺。德川公召見而慰勞之。賜褒書曰。卿地遠隔。宜速歸休也。公乃如京師。○冬十二月。公至自京師。先是公慮所帥之兵寡。命尾崎喜藏。多田玄蕃。板垣兵部。松野信安等。各率兵至上國。四人奉命到深浦。艦艦既而玄蕃喜藏兵部等密議曰。東西勝敗不可知焉。何則。上杉氏起於東。石田氏起於西。首尾相應。擊德川氏。則德川氏必敗矣。是主家危急存亡之秋也。不若因以割據三郡。各領一郡。以聽命於石

田氏。信安察其有異志。頗促之。而三人遷延不發。信安奮激曰。遲緩如此。恐不及事。吾第先發。奉主命者。宜續發。即發。衆多從之。至三百五十人。風順浪穩。數日而達。遂謁于公。公慰勞之。賜甲冑佩刀鞍馬。密謂曰。列侯興廢之機。在東西向背之一舉而已。吾念方此時。邦內猶或不保。無抱異志者也。今尾崎輩果然。雖然。吾與德川公有契約。不可不從焉。若德川氏敗。則吾死之而已。故擊次兒信牧而來。汝其奉此隱匿。以待成立。三成假令得天下權。而滅亡不遠矣。汝其努力。信安曰。謹奉命焉。尾崎等三人遂背命。不發。更還堀越。入城作亂。殺留守將田村六郎左衛門。土岐新助。浪岡主馬。乃閉牙城門。據焉。金信則居西廓。傳檄募兵。士民多應之。來衛牙城。發砲相挑。西廓亦發砲應之。信則弱冠有才略。應機善防。聞蓬田越前。葛原次部。黨亂人。乃矯公命。令二人守南部口。要治部

於路而殺之。有法華宗僧日建者與尾崎有師檀之契。入說三人曰。東西勝敗未可知。而卿等舉動甚可怪。若翻心改圖。則庶幾乎免罪矣。其言頗惻。三人由此止發砲。會德川氏鷹工三橋但馬來。三人就問上國狀。但馬具告曰。西兵敗績。三成伏罪。津輕侯攻大垣。有勳勞。敢賀之。三人相顧失色。其徒聞之。往々潰散。兵部以嘗攻石川有先鋒之功。將赴石川城。屠腹謝罪。金信則與木村越後謀。要於途而斬之。會城中失火。火藥迸發。樓櫓爲壞。玄蕃焚死。信則及越後乘之。攻牙城。斬喜藏。事平。信則乃飛報聞于公曰。臣不受命。而妄誅重臣。爲罪不輕。謹閉門待罪。公大感之。令曰。留後之事。專委諸汝。汝宜出視事。以便宜行焉。後公還。而賞大垣戰功及平亂之功。各有差。○是歲森岡信元歿。信元以宿將功臣。領七千石。居小澤館。寵遇殊深。嘗方經營邦土之日。公勵信元曰。汝

須盡力經略焉。事成應以邦土之半賞汝焉。信元驗其言。頗懷缺望。常怏怏不平。公知之。深憂之。及東西事起。公將會德川氏。有畏難之色。近臣柁愛形察之。言于公曰。宜速發焉。邦內之虞。臣雖不肖任之。君勿憂焉。公曰。汝能知吾胸臆。所謂聞於無聲。視於無形者也。吾赴上國之後。邦內安危。一囑諸汝。汝善處之。渠魁既除。則尾崎多田輩。不足憂焉。兼平綱則。乳井美作。雖身已退老。篤實忠信可倚。若一旦有變。則汝宜與之協力也。乃發。愛形平素與信元友善。意甚相懽。至是自思。友誼者一人之私。不如君事之重且大。且臨國家大事。豈可以私廢公乎。意乃決。一日訪信元於小澤館。酌杯酒。謂信元曰。上國軍事。不可洩聞於妻孥。請與卿相謀于野焉。乃二人共騎。而入山中。草坐既定。愛形忽睨曰。有主命矣。信元頓首。愛形即斬之。於是愛形自謂。以懷異志。聞于公。則信元絕後。

津輕藩史 卷之二

而於友誼闕焉。乃自稱酗心所致。而出奔滅迹。盛岡氏亦稱病歿。而請嗣。公命其子信年襲祿。德川公賞我將服部康成大垣戰功。加祿千石。且賜偏諱。曰康成。蓋此年也。六年春三月。設場於清水森。作假佛殿。會眾僧。行大乘妙典千部法齋。元龜以來。死鋒鏑者。不問彼我。一切書其姓名。享祭其靈魂。凡七日。金信則司之。貴賤老少。悉來集拜焉。公亦詣之。一日有一婦人來。取祭文于其懷。朗然讀之。讀了再拜。伏刃而死。眾驚救之。不及。閱其祭文。則千德政武孀婦。小山內氏也。公聞之。大歎稱其節操。厚葬。小山內氏讚岐妹也。○夏五月。公子信牧叙從五位下。任越中守。○是歲。德川公益封公。以上野大館二千石地。褒大垣戰功也。德川公賞我將服部康成大垣戰功。加祿千石。且賜偏諱。曰康成。蓋此年也。七年春二月。天藤某等四人作亂。伏誅。先是。世子信建居堀越城。有元孫。曰大熊。公鍾愛之。育於黑石館。一日誤火傷。世子命四人。

令將來。時公不在。夫人謂火傷不可。風不聽。事頗遲緩。世子忿恚甚。輒殺四人妻孥。四人歸路會。瘞妻孥屍。忽大怒。揮刀入世子宮。宮女納世子於櫃中。鎖鑰。四人不察。走出。到處多傷害人。東海吉兵衛。執弓射。而悉斃之。八年。遣一町田森清于出羽久保田。賀右京太夫佐竹義宣。移封土守秋田。爾後修隣好。是時。以出羽白澤以北之地。易深浦以南之地。各取便云。○是歲。德川公家康。任征夷大將軍。○區劃市宅于鷹岡地。令民作居室。將移治於此。故也。九年春二月。地大震。○夏五月。災害田圃。○秋九月。大風。○是月。幕府使吏來。命驛路立里埃。○是歲。招劔工相州綱廣。製刀劔。留三歲。作大小刀六百口。十一年春正月。堀越川大水。



十二年冬十月。世子信建卒於京師。關原之役。世子奉德川公教。如京師。備于大阪。役平而還。以去年三月。再如京師。疾而卒。○十月五日。公薨于京師。先是。公抱痾。欲就良醫於上國。以十月如江戶。公子從焉。既而請幕府。遂如京師。公子亦從焉。至此疾彌留。乃遺書閣老安藤直次。屬以公子嗣職。而薨。壽五十有八。釋謚瑞祥院。火葬於六條磧。奉其骨來。葬于藤代邑。建廟。曰革秀寺。公為人。狀貌魁岸。長鬚垂胸。身材六尺有餘。雄略絕倫。寬宏而愛人。民亦樂爲之用。故未二十年。而戡平數城。克定禍亂。遂恢復全郡。以肇藩屏之基業。而固北門之鎖鑰。其績亦偉矣哉。

主善曰。公之雄才大略。出於天性。使公得地得時。則其功業。豈止於此哉。何則。自古英雄豪傑之開國創業。或附驥尾。而達其志。或良佐賢輔之力居多。獨公則不然。其攻滅諸城。其智慮計策。皆發於胸中。而令諸臣耳。又其地不在中原。而在遐陬。而時已屬偃武。兵革無所用。是以屈大志。不得展驥足。可歎夫。

內藤吉郎太
下澤保躬校
外崎覺

慶長十二年十二月廿三日。公受幕府命嗣職。先是。公從瑞祥公。如京師。瑞祥公病革。遺書閣老安藤直次。請以公嗣職。而薨。幕議以爲。嫡孫大熊妙齡。未叙爵。信牧雖爲三子。旣長。叙爵。且北門鎗鎗之地。難以年少任之。故有此命。於是。大光寺左馬助建廣。首欲奉嫡孫大熊爲嗣。藩士多黨之。翌年。建廣奉大熊。如江戶。依本多正信。正純。訴幕府曰。雖世子卒。而有嫡孫大熊在焉。廢嫡立庶。非順也。請改教令焉。不聽。其黨據大光寺城。將動干戈。堀越留守高坂藏人。率衆耐而平之。

十三年四月廿八日。公始就封。八月。賜藩士祿。主。十四年正月。幕府處大光寺建廣于遠竄。其黨仍不服。據于村市館。拒命。命松野信安。率衆討平之。○三月。花山院藤原忠長有罪。安置于我地。

十六年五月。築城於鷹岡二石。而成。自堀越移治焉。更名弘前。瑞祥公嘗與沼田面松齋謀。相攸。有城於此之志。旣略營市井。未果而卒。公與服部康成。兼平伊豆。乳井美作。相謀。繼先君之志。大興土木。搬大光寺淺瀨石二城舊材。營作。至此而成。定士民居宅。神祠佛寺。亦逐年轉移。

十七年。娶夫人德川氏。六月廿五日。抵弘前城。夫人前將軍之姪。因幡守松平康元女。前將軍養爲子者也。

十八年六月廿日。高坂藏人。謀叛。伏誅。先是。藏人與公侍童米橋專太郎。會於九里武兵衛宅。專太郎闕當日陪侍。公怒誅之。賜武兵衛死。以藏人爲重臣。且有戰功。不問。然自是。眷遇日衰。藏人素剛愎。膽勇。居常快。至此通意南部氏。將叛去。南部氏亦有引黨來歸。則倍賜舊祿之約。於是。藏人密從。憑同志。至八十餘人。農商

亦多應之。乃連署送名簿。叛去有日。其黨有岩崎孫藏者。悔之。先期訴諸老臣乾四郎兵衛。公乃命竹森六之助兼平源助。東海吉兵衛服部孫助等。候其上城。殺之。其家族出城中宅。據厩街空室。向城發銃。乃命士衆討而悉誅之。其黨多奔竄山林。所在討捕。皆誅之。首級至百餘。

十九年六月。興役夫一萬人。穿大池於城南。此地固窪下。有小流。因穿地蓄水。以設要害。○十月德川公。有事於大坂。公率兵三千七百餘。會之。時上杉景勝誘土寇。抄掠奧羽地。兩將軍聞之。慰勞公。且曰。津輕地鎮壓東北。最爲緊要。宜速歸而固封境也。公固請攻城。不許。乃引兵而還。以十二月廿八日抵弘前。此月小盡。私以明年元日爲除日。以二日爲歲旦。世謂之津輕私大。○是歲。奧寺右馬助謀逆伏誅。先是。右馬助有怨于公。而陽恪勤以得近幸。乃

謀。覬虛刺公。事覺出奔。白戶清左衛門追而誅之。乃賜褒狀。

元和元年三月。割平茂森岡。初弘前城既成。而其南方有茂森岡。々上可下瞰城中。故大發役夫夷之。○是歲大飢。○是秋復飢。

二年春。封內多饑。幕府贈米一萬苞。以救飢。○是秋復飢。

三年。檢封內荒廢田。

四年。令庶民墾闢廢地者。賜祿。登仕籍。以連年凶飢。田地荒廢甚多。故有此令也。

五年正月元日。世子信義生。

春三月。幕府欲賞瑞祥公關原之戰功。移封於信濃川中島十萬石地。議已決。而命未下。事聞邦內。人心洶々。老臣服部康成與兼平綱則相議曰。我封土祖宗以來。累世墳墓所在。而地名爲氏。根莖既深。不宜轉移於他地也。乃如江戶。具陳其狀。幕府聽之。議遂

寢。當時卒徒請從移者八十三人。後賞其志。各給百石。列于土籍。世謂之八十三騎。
七年十月。公率八千人。狩狼於榭木林。連年飢饉。人民多死亡。公欲托狩狼。檢其人數。乃調士民男子十五歲以上。會者八千人。分爲二隊。一則兼平信秋帥之。從桔梗長根。一則乳井日向帥之。從大和澤。各以螺鼓爲號。公陣大清水。指揮之。圍榭木林而狩狼。是日獲狼四。狐兔無數。
八年築城於瓶岡。不果。是年公巡視封內。至十三港。相瓶岡地。築城。壘塹市宅。經營略成。會幕府有一國限一城之令。土功遂止。
九年七月十三日。德川公家光朝于京師。公從之。是時老臣服部康成。乾四郎兵衛。各率部下。及大道寺隼人。乳井日向。兼平出雲。大野甚右衛門。松野大學。柳野織部以下。騎士四十五人。下士卒

徒千五百人。從之。弓銃儀衛甚盛。
寬永元年三月。建東照公廟于城東。號東照院。後改藥王院。先是。置祠城內。祀之。至此移焉。
二年命三浦助右衛門。檢三郡墾田。三年而畢。○是歲。開青森港。通海運。建市井千余戶。架橋於堤川。三年而成。森山彌七郎掌之。
○是歲。幕府令稅造酒。
三年三月。支族芝山玄蕃。及男新太郎。謀逆事露。命花田惣助。誅之於相馬山中。
四年二月十日。地大震。○五月五日。雷震于五層天主閣。閣焚。閣上火藥爆發。樓櫓摧破。城中人爲翼。閣上所藏銃鎗甲冑。什器珍寶。及爲編纂所集。諸士家系。舊記褒狀。皆悉委灰燼。獨綱丸寶刀。飛而繫松梢。人皆以爲神奇。秋田侯佐竹義宣。贈銃三百口。以弔

災。八年正月十四日。公以疾卒于江戶神田邸。公為人英達美姿儀。修守成之業。頗信佛法。創寺院於各所。主善曰。先君瑞祥公。深知公有守成之器。故排衆論而爲嗣。公果能修其業。繼先君志。營築城雉。以鞏邦基。又務墾闢樹藝。設牧場。以圖富強。而時尙草創。加以連歲飢饉。故未至大成。蓋有待也。其信佛法。創寺院。亦皆設險爲兵備也。非徒費以佞佛也。

桂光公

諱信義。義初作吉小字平藏。津梁公第一子。以元和五年正月元日。生于上野大館。母杉山氏。源吾某女。寬永十一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土佐守。明曆元年十一月廿五日卒于江戶藩邸。享年三十九。葬于津梁院。釋謚桂光院。爲創立一寺。曰報恩寺。

寬永八年四月朔。受嗣職教。年甫十三。○是歲。花山院藤原忠長。被赦歸於江戶。

九年。建戍營於青森港。遣將校士卒。以備于北夷。

十年。幕府遣巡察使分部左京。松田善左衛門。大河內平兵衛。巡按東北地方。六月過我封內。○是歲。十月十三日。公始就封。公從大間越關入。群臣迎謁于高杉村。傳船橋半左衛門從焉。跨馬傲然直過群臣前。群臣皆惡其不禮。爭端自此始。船橋新進之士也。

十一年七月。公從德川公家光。朝于京師。公就封而來。船橋半左衛門。恃寵弄權。驕奢日長。藩士皆不服。執政兼平伊豆。乳井美作。欲退之。屢白于公。公尙年少。專寵半左衛門。而不衰。於是伊豆美作等。相謀。令人刺半左衛門。服部康成憂之。調停兩黨。僅制之。使不及亂。至冬。康成以疾辭職。伊豆美作等。亦免職。半左衛門愈驕橫。藩士益憎之。翌年正月。有命使康成力疾起就職。而疾日加。不能出。美作伊豆等。謀愈切。會公從將軍德川公。朝于京師。半左衛門。及乾四郎兵衛。與伊豆美作。皆扈從公。駕至京師。事畢。還江戶。伊豆美作。不入邸。舍淺草旅亭。乃連署上書。請脫籍去國。欲從者十數名。大僧正天海。懇諭令入邸。既而憤怒不能止。復去藩邸。訴幕府。由是國中各樹黨派。紛議鼎沸。人心恟々。至十三年。幕府罰伊豆美作結黨亂階。屬諸毛利氏。罰半左衛門。四郎兵衛。恃寵專

權。屬諸伊豫松平氏。其餘黨人。或被放逐。或脫籍去國者數百人。乃使近臣慰諭藩士曰。這般事。雖彼是有異議。要皆出於憂主家。故今罰其主謀。他一切寬赦。莫問。其各仍舊奉職。藩士聞之。心粗安。乃以公弟津輕百助。及盛岡采女。爲國老。任政。二人承騷擾後。務公平爲政。衆庶悅服。主善曰。船橋半左衛門之弄國權。驕傲侮慢。釀禍亂。罪固不容誅矣。獨伊豆美作者。何人也。身旣爲累世重臣。所謂社稷之臣也。是之不思。而不勝一朝之憤怒。與彼小人爭。至棄累世主恩。請去國。是亦匹夫之勇。可謂失大臣之體者也。若具大臣之量。則必不然。遠大其謀。徐圖之。則必得其方矣。不知出于此。身自率先黨人。而陷忠義之士於罪。余故曰。失大臣之體者。不見彼服部康成乎。身旣衰病。而猶能調停兩黨。憂

國之意至深切。且關原之役。武功尤大。而得幕府之殊賞。爾來爲大臣。執政柄。宜民宜人。不伐功。不慢人。故後人追慕而不措。曰若使斯人存。則必不至此矣。由此言之。可謂文武兼備。有宰輔之器者矣。若此人而不受祿于天。其家斷滅。可悲也夫。

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娶松平氏爲室。圖書頭康久女也。

十六年八月大水。害禾稼。

十七年六月。地屢震。蝦夷白嶽噴火。雨灰于我地。

十八年歲荐饑。

正保元年正月。賜藩士祿。秋大有年。

三年七月十八日。世子信政生。

慶安元年正月十七日。村山七左衛門。斬國老北村久右衛門於

公宮。公年壯。血氣方剛。勇猛峻刻。群臣少忤意。輒誅殺之。近臣侍左右者。皆震栗。屢放鷹郊外。見婦女有容色者。挈以歸。都鄙皆苦之。於是大臣等密謀。請幕府使公解職。而公弟信英嗣職。連署及十人。國老北村久左衛門。初與其謀。既而反告其狀于公。公震怒。盡禁錮與謀者。尋或處放流。或賜死。其賜死者。島村角兵衛父子。大野甚右衛門。富岡武兵衛等也。武兵衛之死也。村上七左衛門。介錯之。中古以來。武弁有罪。賜死者。必使勇士斬其首助死。俗謂之介錯。於此。武兵衛喜曰。卿勇士也。得卿之介錯。則吾願足矣。唯北村久左衛門之反覆。甚可憎矣。余不能斬之。而徒死。是爲憾而已。七左衛門曰。余雖不肖。誓任此事。君勿爲意焉。武兵衛莞爾曰。果然則。吾笑而瞑矣。乃死。從是。七左衛門日窺間刺之。而警備甚嚴。七左衛門憂之。妻察其色。密謂曰。君欲殺彼。唯公宮可也。七左

衛門。乃悟。十七年。先至公宮。俟其上。堂斬之。番士唐牛吉太夫。走而欲捕七左衛門。與相搏。為其所伏。山上定右衛門。乃斬之。

二年十二月十日。公浴大鱈温泉。

三年正月朔旦。受藩士年賀於大鱈。至二月十日而歸。○六月造假宮於大鱈。○此歲。開寒澤尾太山銀鑛。

承應元年正月。復受藩士年賀於大鱈。前年九月廿日。公浴大鱈。今年正月十五日。乃歸。○是歲。造別莊於青柳。

二年三月。造別莊於大森村。○是歲。九月十五日。公復浴大鱈温泉。翌年正月卅日。乃歸。

明曆元年十一月廿五日。公以病卒于江戸神田邸。公為人剛勇善武伎。嘗乘馬登岩木山。其強健率此類也。又善敬大臣。呼服部康成。恒稱伯父。其御臣下。有恩意。故及卒。私殉之者四人。山本安次。石郷岡成。

重。木村明清。其得士心。亦可知也。

內藤吉郎太
工藤隼太校
小笠原精一

輕藩祖為信。攻大垣城。有戰勞。今信義。雖多暴殺。是皆小民失教者也。已聞其死也。殉死者四人。自非深服人心。則安能至于此乎。宜恩宥全其封土矣。因有仍舊封嗣職之教。○是年為先公創建報恩寺。○日高風輪城

三年正月。江戸大火。延燒神田邸。累世舊記。及兵器多燒亡。綱丸寶刀復飛兔于災。○是歲有年。○書其年。六月十八

萬治元年。夏大旱。○冬閏十二月廿七日。公叙從五位下。任越中守。

二年三月四日。大風。

三年秋七月。大水。十二月十七日。國老津輕百助歿。家臣三人殉之。

寬文元年六月三日。公始就封。廿三日。頒訓令十七條於藩士。廿

九日。賜藩士酒肴。○七月三日下令。閱藩士畜馬。至者百六十四匹。全十日。閱藩士兵器於宮中。○八月公巡視外濱。○十二月三日。賜藩士祿鹽。

二年九月廿二日。十郎衛門信英歿。以儒道葬。是為支藩黑石之祖。○是秋有年。○是歲始置日錄史。

三年七月。地屢震。蝦夷白嶽崩。響聞于我地。○是歲幕府令禁殉死。

四年五月。改三郡為三莊。○七月二日娶增山氏為室。河內守正利女也。○八月鑄報時鐘。○八月廿八日。○八月廿九日。○八月三十日。○九月一日。○九月二日。○九月三日。○九月四日。○九月五日。○九月六日。○九月七日。○九月八日。○九月九日。○九月十日。○九月十一日。○九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日。○九月十五日。○九月十六日。○九月十七日。○九月十八日。○九月十九日。○九月二十日。○九月二十一日。○九月二十二日。○九月二十三日。○九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五日。○九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八日。○九月二十九日。○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十月二日。○十月三日。○十月四日。○十月五日。○十月六日。○十月七日。○十月八日。○十月九日。○十月十日。○十月十一日。○十月十二日。○十月十三日。○十月十四日。○十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十月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十月十九日。○十月二十日。○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二日。○十月二十三日。○十月二十四日。○十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六日。○十月二十七日。○十月二十八日。○十月二十九日。○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一日。○十一月二日。○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四日。○十一月五日。○十一月六日。○十一月七日。○十一月八日。○十一月九日。○十一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十二日。○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十四日。○十一月十五日。○十一月十六日。○十一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八日。○十一月十九日。○十一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十二月二日。○十二月三日。○十二月四日。○十二月五日。○十二月六日。○十二月七日。○十二月八日。○十二月九日。○十二月十日。○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十五日。○十二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七日。○十二月十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二日。○十二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三十日。

六年八月。起役夫十萬人。穿通田光沼。注岩木川。又起役夫數萬人。穿岩木川及五郎袋等。其他屢起大役。皆為新墾田也。

七年。大圓寺五層浮圖成。塔以寬文四年興功。至此而成。其費極

夥。此地高爽可望觀四方。故造之。以備于遠望。其它寺觀官社之營造。皆託以設林樾壘塹以爲防備也。

八年二月江戶神田甲邸火。○六月大水害田圃。

九年五月廿四日世子信壽生于江戶乙邸。○七月蝦夷作亂。松前氏請援于我。乃遣先鋒隊將杉山八郎兵衛帥兵七百援之。未至。松前氏討平之。十一月軍旋。明年松前氏使來謝出兵。我亦遣使報之。

十二年開拓新田百三十七村。先是以北野多荒蕪地。命有司開水田立村里。○閏六月五日地大震。岩木山崩。○是年復賜藩士祿璽。

延寶二年夏大旱無年。○是歲穿擴岩木川。又築堤防。自駒越村至十三港口。數十里。先是岩木川上流至眞土村。岐爲二。一經駒

越村。一過弘前城麓。至此命櫛引孫次郎

後改武田源左衛門

淺利伊兵衛小

山笹右衛門等。大起役。塞城麓一泓。合爲駒越一道。且北野數十里。地味肥饒。而時有水患。故未墾闢。公欲除其害與大利。決意興役。築堤防於兩岸。以使無浸溢之患。又多堰河水。而通大溝。以便灌溉。數年而功就。是役費財夥多。用功莫大。然其利被于萬世。非英主安能之。所謂因民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者也。

三年五月地大震。○六月青森大火。○是歲開尾太山銅坑。是坑始開於大同年中。爾來多歷年所。屢有廢興。年紀不可考焉。至此置官司掌鑛事。○是年饑。

四年正月近衛氏遇災。公遣使獻黃金三十枚。帛二十四匹。甲之。○六月命儒臣小見山玄益講四書於城中。令諸士禮服聽之。公嘗語左右曰。寡人少小嗣職。勤勉庶政。莫有餘暇。惟夜間汲々讀書。

耳。每夜命左右就寢。公獨坐對几。達深更。尤精窮神學兵學。就山鹿素行。吉川惟足。極其閫奧。又憂藩士樸強。文武之教未立。聘名士於四方。以掌教導。至刀槍弓馬。儒學兵學。及凡百技藝。悉舉無遺。於是文武之道充足。強兵之勢生。禮文之俗成。蓋陶冶之功。皆在此年之前後也。○是歲定陸田租法。宅地及大小豆梁。麥稗田。各有差等。皆以粟爲租。○五年九月四日。弘前大火。○六年七月十九日。大風破屋。○三月。令諱家康秀忠光綱爲信牧義政十一字。○八月。建山門于長勝寺。安十六羅漢像。○是月。以進藤庄兵衛爲青森陣營將。專決外濱地方庶政。庄兵衛嘗爲書院番士。桂光公在江戶邸。一日宴客酒酣。偶有忤旨者。公怒。見于辭色。客稍々辭去。公不勝忿。拔刀追且出。庄兵衛當殿門。屹立不

動。以止公。々以刀刃擬其首。爲鋸截狀。至見血而猶不避。公感其忠剛而止。及高照公嗣立。思其忠貞可倚。權爲老臣。至此舉外濱地方庶政。委任之也。○十二月。定慶賀謁見執費。及服章威儀之制。頒藩士。○是年。始舶漕廩米于大坂。○七年十二月。置戍兵於外濱。以備蝦夷不虞。○是歲。歉凶。八年庚申八月。大水。害田園者。三十五村。溺死三十三人。牛馬八十九。○是歲。開嶽溫泉。○置參政府。以副政府。○城郭內外門。及三關門。置弓銃槍及儀仗器械。○是歲。復歉凶。○天和元年。碓關道左右列植松樹。以便雪行。○六月。巡察使保田甚兵衛副使佐々木喜三郎。監臨飯川傳右衛門等。抵弘前。○七月。定藩士衣食住法制。禁奢侈。○是年。始舶漕廩米于江戶邸。○是年。檢田功畢。定租法。郡奉行田山藤左衛門。吉村場左衛門。上

檢籍。封內村數七百廿村。水田租法有上中下三等。上田一段脫粟米五斗四升爲貢。九斗爲民食。中田脫粟米四合爲準。一段三斗九升爲貢。五斗五升爲民食。下田一段脫粟米一斗七升爲貢。三斗三升爲民食。田等村等仍舊。
二年三月。受幕府教。檢越後高田地。高田爲松平越後守光長封土。其臣小栗美作與萩田主馬爭權。相軋。封內大亂。幕府罰其失政。取封地。乃命四侯檢其田。刈羽三島二郡爲我分。乃使大導寺繁清。間宮求馬。佐藤新五左衛門。財津久右衛門。田口十兵衛等。往檢之。○五月。起鼓櫓於城內二郭。以報時。○八月。復起役。修岩木川。塞眞土派流。○此月十五日。始行八幡祠祭儀。神興巡弘前。弓銃鎗各五十。卒百人士二十騎。從之。市內各坊飾山鉾。奏戲劇。以饗民。和年豐。隔年行之。○九月。修弘前城。

三年五月。幕府修日光廟。命我助工役。時公在江戶邸。屢往監之。貞享元年四月。幕府令男子十五歲。裁長袖削額髮。女許嫁。剃眉涅齒。○三月。起假宮於碓關。○六月。公巡視外濱。浴于淺虫温泉。途見孝養老母者。賜褒賞焉。○八月。巡視西濱及廣須新田。○九月。營假宮於南郊。號長樂亭。○是年。檢封內水陸田。大道寺繁清爲總督。間宮求馬副焉。武田源左衛門。田口十兵衛。佐藤新五左衛門。爲元締。檢田官四十八人。每人屬吏卒八人。三年而畢。按簿籍。收租。水田等位都五等。上上。上。中。下。下々。陸田都四等。上。中。下。下々。田租依村位。有差。謂之貞享田法。後世依之。不改。○城西河傍地。定宅里爲民居。達駒越村。千余戶。
二年。二月。頒法度條令於藩士。○九月。山鹿甚五左衛門高興沒。甚五左衛門號素行。學術深宏。最精兵學。公就學。敬禮備至。嘗欲

祿以一萬石。而不就其病也。公隔日親問焉。及歿。每七日。公與世子詣其墓。其後忌日必赴拜。終身弗懈。○是月。塞堀越道。新開千
年山道路。傍列栽松樹。○三年三月。獻赭土於幕府。○六月大水。○八月。公復巡西濱。及木
造新田。至九月而還。○九月。復巡外濱。○十二月。世子信壽。叙從
五位下。任出羽守。○是年。檢封內田租。凡二十六萬八百三十一
石五斗六升一合。田三萬四千二百町八反壹畝十八步。村里四
百六十村。屬村百七十四村。○修岩木山神社。堂塔門廊。輪奐盡
美。○開坂路於城西南。坂上築邸。使江戶扈從士居焉。○四年正月十一日。以田村藤太夫爲老臣。○二月十九日。賜藩士
祿璽。○五月定田租法。村位上中下凡三等。上中村貢法上々。上
中。下。下々。凡五等。下村上。中。下。下々。凡四等。上村上々田一步。粟

九合三勺三才爲租。上田比其上々田。減六勺七才。中村亦依此
例。中村上々田。同上村上田。下村上田。同上村中田。以下每等。各
減一合三勺三才。以爲準。○十月。坐那須氏事。蒙譴屏居。那須資
祇。嘗養公子資德爲嗣。那須氏實有子。以故。其重臣不輯。至此。訴
之幕府。幕府責其罪。收封地。公亦坐得譴。公之屏居也。痛減膳食。
每夜必巡視邸內。又親講經史及兵書。令藩士聽之。一日不懈。藩
士因有進于學者。○元祿元年四月十七日。免譴。是時。收神田邸。代以本所二目地。○
八月三日。移柳原邸。○二年二月。營造本所邸。此地原湫濕。生芦葦。不可家居。於是。埋材
於土中。以固地質。遂爲良地。其費鉅大。○七月。公異母弟兵庫信
章。率其妻孥屬隸。逃出羽秋田。八月捕而幽之。○是年。決支丹沼。

墾爲田圃。

三年十一月。放赦罪人。○是年。命武田源左衛門。綜金穀出納。主善曰。武田源左衛門。豪傑之士也。才力絕倫。尤長經濟。雖夜不安臥。起坐焦思研慮。依地質厚薄。定鄉里品位。等別田位。封內除岩木山外。山林原濕。寸地尺土。悉制貢法。工商營業。亦皆定稅則。至各署所須筆墨薪炭。莫不有規程。其功垂萬世。利被封內。至今五尺之童。艸莽之愚。稱武田氏之法。制而不衰。如此。則雖不善其終。可以無憾焉。可謂死而不死矣。當時亞之者。財津久右衛門。田口十兵衛。佐藤源太左衛門等。各出智力。以助其業。故顯功赫赫。其偉矣。是依上有明君。知人能任也。公務圖富強。至寬文十二年。所墾闢者。百三十七村。其後又開廣須。木造兩鄉。天和中。置假宮於木造。時々

親臨。而厲翼之。當時新田奉行一町田建雄。亦孜孜勉厲。墾田數千町步云。○四年四月。開演劇場於茂森街。我地在東北遐陬。風俗朴野。絕無都雅之風。公憂之。開劇場。化民俗。以爲教養之資。○十二月。爲世子信壽娶松平氏。下總守忠弘女也。○五年。冬大雪。人家多倒。○六年二月。大雨洪水。○七月。以道程三十六町。爲一里。○七年夏五月廿七日。地大震。岩木山硫黃坑發火。○是年檢封內田租。凡二十九萬六千六百九十九石九斗三升。村里八百廿五村。○八年三月。築城壁。取巨石於兼平山及石森山。作之。○此月。小泉由巳。講論語於老臣大道寺隼人。森岡主膳宅。令藩士及子弟聽之。

貴田孫太夫講兵法雄鑑武教全書亦如此○七月三日大雪○八月二日至六日寒如冬○廿八日嫡孫信興生○是年歲荐餓々死者三萬人作粥救之又借米三万苞於幕府以賑之公親減膳省用大行節儉減藩士祿汰吏胥卒徒數百人令士民務守節約○九年四月三日雨雪寒甚○九月朝鮮人漂泊蝦夷送到外濱乃送諸南部○十月十一日罷武田源左衛門職去歲奧羽諸邦禾稼不登秋田南部皆直告諸幕府時公在江戶源左衛門在國執政不報之及八月報始至公大怒其緩慢誤事至此罷其職○從去年至今今年秋死者十万人○十年六月賜藩士祿璽○十一年九月建世子宮於城內三郭○是年開金木新田十一村及木造新田

十三年正月幕府傳可饗女院使之教○九月世子信壽更任土佐守○十五年十二月江戶本所邸火是月購柳島邸地○十六年布教令五十七條於村里○寶永元年七月贈近衛氏以歲幣三百兩爾後以為定額○九月廿八日復以武田源左衛門為元締從添田儀左衛門言也○二年六月幕府令有馬內膳小笠原三右衛門高城孫四郎等巡察奧羽十日抵弘前○此年開倭元新田十一村○四年正月江戶本所邸火○二月蝦夷人三口來與飲食及物○七月大風害禾○五年五月賞農商勉業者一百五人賜物有差○六年三月十四日岩木山硫黃坑發火



八月朔。贈大僧正慈天。寂于京師。慈天桂光公第十一子。初名信興。小字菊千代。夙爲日光山主大明法親王之徒弟。任信州戶隱山別當。後辭職。退居武州石原。号可足。別号素白。以書聞。法親王再命爲京師大佛寺養源院主。公嘗憂古籍燼于災。使人住京師。詢于慈天。慈天乃記錄以進焉。所謂可足筆記者是也。先世統緒之歷々可見者。實緣師之力焉。

七年。幕府令巡察使細井左治衛門。北原新五左衛門。巡察奧羽。六月。至弘前。○八月。賚賜藩士。祿百石以米十五苞爲率。隆殺惠之。○十月十八日。公以病卒于弘前城。年六十五。以遺命。神葬于岩木山麓高岡。建廟祀之。曰高照靈社。公天資英邁。勵精爲政。嘗謂侍臣曰。汝曹謂莫樂於爲人君耶。予則謂莫苦於爲人君也。何則。在江府則念封內之政。在封內則念國家之務。豈有一日之間

豫乎。凡名文武者。及有一技藝者。不愛祿而收用之。是豈爲予一身乎。欲訓鍊士民以爲國家用也。且夫封內之民。非予民也。國家使予撫育之耳。若厲此民。則何副於國家付托之意乎。故日夕業々怵惕之不遑。爲人君者。豈不苦哉。其用心政務。可知也。公在職。殆五十年。修城郭。築堤防。經營神社佛寺。制官職。設禮法。與文學。修兵備。定田租。勸農桑。他至山林土木之政。凡守文事業。悉舉無遺。而其澤被萬世。功垂無窮者。開墾新田也。公号清如。又曰養正軒。嘗詠歌言無知己意。曰人乎知我者阿禮共。我乎知我奈支事乎。知我曾無。

主善曰。我土僻在東北遐陬。風化未闢。民俗麁野。故或至輕賤我視以夷狄焉。是以累世君主欲更化而戡平日淺。未暇及焉。及公嗣立。勵精圖治。務更化。事富強。大聘文武異能之

士振作上風。又屢巡鄉邑。褒賞孝友力田。撫循孤寡。於是封
內一變。榛狫之俗化。而為禮讓之風。文物燦然可觀。武備完
全無闕。豈可不謂文武之英主哉。公嘗曰。封土昔日風習。今
已豹變矣。唯恐將來漸流奢侈。失淳素之風也。是以專務武
事。磨厲士風。蓋以胡越接境也。其思慮可謂深矣。遠矣。

外崎 小笠原精一校
蟹澤莊三郎

津輕藩史卷之四

津輕 工藤主善温克著

信壽。初信重。幼字平藏。高照公第二子。母增山氏。河內守
與正利妹也。以寬文九年五月廿四日生。貞享元年。叙從五位
下。任出羽守。後更任土佐守。享保十六年五月。辭職。退老。延
享三年正月十九日卒。享壽七十八。釋謚玄圭院。葬于津梁
院。寶永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嗣職。世子信與叙從五位下。任右京
亮。老臣森岡民部元隆。大導寺隼人。依例謁于幕府。



正德元年正月朔地大震。○三月。減封內賦稅之半。小賈免之。庶民悅服。○四月大風。○七月大水。二年正月十七日。武田源左衛門有罪。褫祿。錮於笹森勘解由左衛門家。其子治部左衛門於高倉半左衛門家。○二月十三日。賜石山喜太夫及武田源左衛門死。喜太夫資性剛直。才兼文武。初與老臣森岡元隆親善。既而元隆稍弄威福。喜太夫心不平。依事忤之。元隆讒構。致之死。後森岡氏家。屢有怪。以爲喜太夫冤魂爲祟。作祠於其邸。以祀之云。源左衛門長理財。受高照公命。大墾水陸田。以致封內殷富。而掌握利權數十年。嫉怨積集。至此遂以讒構死。○廿六日。江戶本所大火。以我藩邸士卒救防得宜。爲幕府所賞。○四月。一町田建雄爲老臣。改姓名西館刑部。○六月三日。公始就封。觀散樂。賜士民酒食。○六月十五日。老臣森岡元隆沒。

葬于高岡神廡傍。元隆事高照公。翼贊多功。故其葬亦傍公廟云。○七月廿一日。高照公廟成。公詣拜。爾後以此日行祭祀。著爲例典。○八月六日。津輕大藏爲貞。爲城代。堀五郎左衛門利廣爲老臣。○十九日。公覽藩士射術於西郭。○廿二日。賜藩士祿璽。四年十一月廿六日。津輕內膳政模爲老臣。政模儉素澹泊。而家甚富。嘗爲大番頭。番士某管官貢米。失數不能償。首諸政模。乞哀。政模聞而憫之。曰。官米有數。失數其罪不輕。今與汝三十金。可購以充數。其人因獲免。五年二月。老臣堀利廣有罪。罷職。收祿。錮其家。○三月六日。津輕平十郎政方爲老臣。○三月廿六日。佐藤求馬爲老臣。後賜姓名津輕帶刀。求馬京師北野神職某子。以善歌事高照公。求馬雖非有材能勳勞。能救人之過失。百方營護自任。故人懷其德。薦之者甚多。遂至

食祿三千石。
享保元年正月十八日。江戸本所邸火。○閏二月。爲世子信興。娶近衛氏實醍醐冬基女。而關白家熙養爲子者也。○十月十六日。大風。繆澤人家多破。
二年二月十九日。添田儀左衛門盈章。爲老臣。○六月。幕府使有馬內膳正。高城孫四郎。小笠原三右衛門。巡察奧羽。十日抵弘前。○是夏。疫行。人多死。
三年三月。公浴豆州熱海溫泉。○六月。公覽藩士擊劍。又覽練兵於宇和野。
四年二月廿一日。孫信著生。○七月大水。○十一月。以幕府命。圖善知鳥形。以獻焉。○十二月。大雪壞屋。
五年正月朔至六日。大雪。絕人行。○秋無年。

六年九月疫行。○十月。命岡本運八。講兵法雄鑑於殿中。令藩士聽之。
七年八月。建女局於二郭。○十二月十二日。行追鳥狩。追鳥狩調兵也。元和偃武之後。各藩憚言兵事。故皆托追鳥。調練士卒。部伍進退之法。劔戟旗鼓之設。不異軍旅。及後年。我受戍衛夷地之命。始得公然習軍旅。
八年二月。狩狼。
九年三月廿一日。大坂大火。延及我邸。米數万苞。及記錄悉燒。○十月。定服制。○是歲。有年。
十年春。築別亭於惡戶村唐內坂。○六月。大旱。○七月。時疫流行。人多死。○秋。有年。米一苞值三百六十文。
十一年三月。禁農。民子弟歲未至四十。分籍成家。○十月。幕府使

醫員來採藥草。○是歲大有年。
十二年正月十九日。至廿九日。大狩狼。閏月二日至十五日。復狩狼。○六月。今別村本覺寺僧貞傳。建金銅塔於其寺。○七月。幕府採藥醫員復來。○八月。城門屋端置鯨形。
十三年正月十一日。大道寺宇左衛門繁糺。限部伊織廣當。爲老臣。○廿一日。開公六十賀宴。觀散樂。賜士民酒食。○三月大水。○五月九日。狩鶉于宇和野。步騎凡六千人。公親臨。○四月公浴。大鱉溫泉。○七月大水。
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大狩狼。其兵七千人。○七月。夫人松平氏卒。
十五年三月。添田盈章。復爲老臣。○六月廿九日。安長勝公像於長勝寺。○世子信興。任越中守。○九月朔。賜藩士祿璽。○十五日。津輕大學壽朝。爲老職。○十一月廿五日。世子患麻疹而卒。年三

十六。葬于津梁院。釋謚瑞巖院。世子爲人。温和恭順。其病革也。衆醫束手。無方。有高木達丈者。在班末。奮曰。臣雖不似。請鼓七進藥。以盡臣子之分。若無効。殉泉下矣。豈有傍觀之理哉。公感其言。令治之。而無効。遂卒。達丈抱遺骸慟哭。退將伏刃。公令止之曰。罪汝與否。在予心。汝不俟命而死。非臣之道也。達丈乃止。他日加祿賞。其忠誠。達丈歎曰。進藥臣之分耳。無効而受賞。豈不愧於心乎。終斷食而死。○是歲有年。
十六年正月十六日。以嫡孫信著爲嗣。○五月十六日。公辭職。告老。號竹翁。後更榮翁。堂號剛健。又義軒。公爲人。敦厚慈惠。承高照公富強之餘。會豐亨之運。年無凶歉。家給人足。加之材能輩出。政通民和。公又善丹青。工書及詩歌。書師佐々木玄龍。畫友狩野養朴。英一蝶等。國學和歌。就十河能登。吉川惟足。中院通茂。學。擊劍。

師小野次郎右衛門極其奧秘。次郎右衛門死。師傅將絕。公傳其奧秘于其家云。其詠野月歌曰。阿多爾置。露乎一夜乃。契仁天。野邊能草葉丹。宿留月影。其題畫鷹詩曰。寫出蒼鷹意氣雄。風霜忽起一縑中。劔翎鈎瓜元無敵。將向九霄揚翮翽。其風致可想也。
諱信著。小字勝千代。瑞巖公第一子。享保四年二月廿七日。生於江戶邸。母近衛氏。延享元年五月廿五日卒。享年廿六。釋謚顯休院。葬報恩寺。
享保十六年五月嗣職。年十三。老臣津輕帶刀壽貞。大道寺宇左

衛門繁糺。依例謁于幕府。○此月。津輕一統志編集成。先是。命櫻庭半兵衛正盈等輯錄之。至此成。○十二月。公叙從五位下。任出羽守。
十八年三月廿四日。毀唐內坂別亭。○五月。毀温湯假館。○六月。封內疫行。人多死亡。○十二月廿六日。老臣津輕壽朝。添田貞章。并免職。削祿。
十九年八月。今井源五左衛門。為老職。○九月廿八日。弘前本街大火。
二十年七月。勾會封內漆樹圍至尺者。凡五万八千九百株。○八月十一日。棟方作左衛門貞良。為老職。○是歲有年。
元文元年六月。公始就封。
二年正月十九日。大狩狼於清水森。公臨觀。○三月十一日。賜藩



士祿璽。○五月。老臣津輕帶刀著恒。以眼病辭職。六月。著恒以驕奢得譴。褫祿及所嘗賜姓名紋章。錮其家。著恒寵遇日盛。驕奢益長。曾築邸於江戶。其費五萬金。究極華麗。引濠邸內。乘船遊華街。富如小侯。至此得譴。特賜子勝五郎七百石。徙弘前。後出奔絕祀。○八月。毀木造假館。

三年八月。老公賜親書於隈部伊織。○八月廿八日。本歲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世子信寧生。○八月七日。大風害禾。○是歲辟五井純禎。為儒臣。每月朔望。開筵講書。令藩士聽之。純禎稱藤九郎。大坂人。以博學有名。公聘用之。多所獻替。然以言有不行。移病乞去。有司惜而不為通。屢乞去。終被允。歸休大坂。遠近爭招。純禎以不仕二君。辭不應。以終身。○十二月。公薨。○五年。年歉。

寬保元年七月十八日。東西兩濱。有海嘯。人多死。二年五月朔。日食皆既。辰牌至午牌。星見如夜。藩士皆謁公。殿內秉燭。○五月。喜多村監物久通。為老職。○七月。大水。新田地方。人馬多死。○八月廿日。罷隈部伊織職。無幾。收其祿。錮于西館宇膳家。○十月。開藥園於外瀨村。令醫員菊池道押管之。○十二月九日。賜隈部伊織死。○主善曰。伊織以公族。身為老職。而俄賜之死。甚可怪也。果為自有罪乎。則不概見於舊記。為出於讒謗乎。則不有詳其實事。極重大。而事情不明。曰忠乎。其君非暴也。曰奸乎。其人格勤。奉公也。余甚惑焉。或曰。伊織端正之君子。而智勇兼備。所謂三才社稷之臣也。以屢直諫。而左右憚之。讒譖遂及此。或曰。伊織之就死也。從容自若。敬上之誠。溢于言貌。毫無怨懟之色。人

皆惜之。口碑所傳如此。三年三月。申明亭下置函。以受訴狀。○五月十一日。弘前大火。延燒二百三十余戶。自本街及土手街橋。從十一日暮。至翌日午而止。○廿五日。公以疾卒于弘前城。遺命曰。長勝寺。長勝寺以來。累世墳墓所在也。而自津梁公後。數公皆葬于津梁院。以故益重報恩寺。而崇長勝寺。日以疏矣。可不懼哉。若吾不起。則葬焉。群臣乃奉遺命。而葬于長勝寺。於是報恩寺以其違前例。訴于東叡山法親王。法親王讓之。七月。遂改葬于報恩寺。其改葬移墳墓土一撮而已。遺骸實在長勝寺。公為人溫厚。能優待士臣。有木立次郎三郎者。善馭。嘗從役于江戶。時佐渡守板倉侯有悍馬。無能騎者。來請次郎三郎。公命而往焉。抵則先問其狀。彼

人曰。此馬驕悍。上鞍即奔。不可駐。乃數人牽到馬埒。侯亦臨觀。馬將奔騰。次郎三郎急擊掣兩銜。急踢雙鑿。連擊連踢。十餘回。馬乃帖然。自徐而疾。往復數十回。馬被汗而罷。板倉侯歎賞。賜酒及物。公亦大賞之云。
○十二月廿一日。新島主水。○十二月廿二日。○十二月廿三日。○十二月廿四日。○十二月廿五日。○十二月廿六日。○十二月廿七日。○十二月廿八日。○十二月廿九日。○十二月三十日。
 諱信寧。小字岩松。顯休公第一子。生母田中氏。久左衛門某女。元文四年二月廿七日。生于弘前城。天明四年閏正月。卒。享年四十六。釋謚戒香院。葬于津梁院。
 延享元年八月二日嗣職。時年甫六歲。外族河內守岩城隆韶攝

受嗣職命。此日豐次郎著教爲幕府寄合士。著教玄圭公第九子。後稱內記。先是顯休公請以爲己弟。至是仕幕府。藩別給祿三千苞。○八月下令。曰邇來藩士文武之伎。日以疎慢。一旦有事。不可以應。卒爾後各修其術。莫敢或懈緩焉。若有修其道。出乎群者。無貴賤必賞焉。其勉旃。○十二月廿一日。津輕主水範親爲老臣。○是年大水。害田園。

二年二月十五日內記著教卒。無嗣絕後。著教爲人温良。才兼文武。及卒人皆惜之。○十一月七日西館織部建通爲老臣。○十二月廿一日。今井源五左衛門直之爲老臣。○是年風雨大水。害田園。

三年正月廿九日榮翁老公以疾卒于江戶柳原邸。○五月幕府使山口勘兵衛神保新五左衛門。細井金五郎巡察奥羽地方。廿

一日抵弘前。○十一月賜藩士祿璽。

四年八月十九日風雨洪水。駒越街水浸床上四五尺。害田園嘉穀。○十一月疾疫時行。

寬延元年四月外濱數村鼠害菽麥。

二年正月堀五郎左衛門利喬爲老職。○此歲凶饑。米苞值二貫百六十文。饑民流離頗多。設場作粥以賑恤之。至翌年夏。死者一萬人。大圓寺僧天龍。資性慈惠。捐貲煮粥。以施飢者。賴以生活者數百人。

三年四月建護穀神祠。以此月十五日爲例祭。○此歲有年。

寶曆元年正月毛內有右衛門茂巧爲參政。

二年正月十六日行政事始。著爲恒典。○六月大水。

三年正月以乳井市郎左衛門。佐藤傳左衛門爲度支司。先是頻

年饑荒。國用不給。或減士祿半。或借金大坂及封內豪商。而用度滋困。市郎左衛門博涉書史。尤長算數。初爲近臣。稱疾辭職。家居不出。於此慨然曰。今也國用窘迫。四民困窮。是方可有爲之秋也。時老臣棟方貞良猶在職。方正嚴毅。不可干以私。會貞良憂國用日蹙。以疾死。津輕主水尋爲老職。市郎左衛門素事之。因述其意。乃稱疾愈。起就官。建國事曰。財政困甚。宜大會內外諸臣。令各述意見。若無良方。則微臣不肖。有救濟策。請當其任。乃會諸臣問之。無答者。因有是命。新設一局。使掌金穀一切事。以毛內茂巧爲惣裁。市郎左衛門任意施行。多革舊法。布新令。○二月十八日公始謁于幕府。老臣津輕主水。今井源五左衛門亦謁。○十二月公叙從五位下。任土佐守。○此月官火所嘗借封內豪商金券。官委金穀豪商數人。時命支給者。謂之用達人。用達人宮崎某等。嘗以私金辨

公用。而官未償。宮崎請償還。乳井市郎左衛門叱曰。汝不辨緩急。而敢請。何也。宮崎畏縮而退。俄而復召曰。汝等邇來所進濟之金穀。併子本悉還付之。宜就所在倉廩。隨便取焉。宮崎驚愕而退。謀諸同列曰。吾輩年來所供官用。金穀甚多。今悉被還付。則所在倉廩忽爲空。官何以辨國用。不如因以獻之。衆議同之。乃白日前日請于官。罪固大。願垂宥恕。因悉獻焉。乃取券書焚之。○是年遣釜菴景寬。謂大坂豪富曰。頃者我藩釐革財政。年々所輸送米穀。自今停之。而從來所借金。當期兩三年併子本完還無遺矣。乃絕輸送製米券。借金於它方。故一時金穀充溢。世人稱以爲神策。○廢山林司。令所在村正監傍近山林。○令農民日田園地步過度者。以實告則與之。不問私地步之罪。○四年正月禁農民衣食居奢侈。○二月五日受饗天使之幕命。○

閏二月賞封內忠孝者。先是乳井市郎左衛門謂毛內茂巧曰財
政一切之事。予請任之。尙忠孝。重廉直。勸節儉。復淳厚。在上率之
耳。因有是賞。○六月板柳村安田次郎還小民所典田園券。小民
皆大悅。官賜物賞之。
七月七日太夫人有馬氏卒。○是歲有年。○先是。租米之納官也。
每苞量其斗升。民不堪其煩。至是。唯數其苞。不量斗升。民大悅。
五年六月狩鶉于小澤野。其兵二千三百人。○八月置銃卒居宅
于市東南端。○是歲大饑。令封內有無相通。貧富相賑。又借米一
万石於幕府。以賑飢民。又免封內諸稅。與錢穀於窮民。故雖凶饑。
無有餓者。民皆懷惠。○以乳井市郎左衛門爲元司。班次用人。
六年五月九日公始就封。○是月廿六日至晦。日五日間。張散樂。
賜士民酒食。其員六千三百四十人。○六月十五日改用達人曰

運送役。班諸町年寄上。許帶刀。○十八日廢各所倉廩監司。令商人
管倉廩。○是月戶澤半左衛門惟顯講經書於評定所。令藩士聽
之。爾後每月六回講之。以爲例。○廢關門。許無券通行。○行大赦。
○七月朔賜乳井市郎左衛門名貢。○九月朔命乳井貢巡視鄉
邑。貢之巡鄉邑也。行裝不異藩主。到處無不盡敬禮饗待。翁嫗或
至。手念珠膜拜。○十五日行紙幣。名曰標符。初乳井貢爲元司。以
術數爲政。而財路閉塞。國用日益窮。於是貢困迫不知策所出。乃
召足羽長十郎問策。長十郎曰。製標符辨用度。則金貨足於上。而
財用給於下。爲今之謀者。莫善焉。貢曰善。乃行標符。委其事於長
十郎。
主善曰。乳井貢掌財政以來。專任智術。行朝四暮三之法。而
不知生財有大道也。是以其所爲出賈豎心計而不省術盡

計窮倉廩拂底而空矣。於是欲行標符以濟一時。其終取敗固宜矣。貢嘗稱長十郎學術。爲出戶澤惟顯上。開講筵於己家。使藩士聽之。又上迎悅幼主意。下任意行奢侈。家宅華麗。飲膳極珍羞。至邸內構舞臺。張散樂。設土豚觀角觝。其富擬列侯。長十郎亦恃寵奢侈。擬乳井云。○是月令封內出舉者不責。負債者不償。○主善曰。是室町氏之弊政。雖出一時。權宜通政理者。必不行也。苟且利窮民。而財路閉塞。後患不貲。乳井氏術盡計窮。猶欲收民心。而拙謀至此。非經濟之材可知也。○十月十日以棟方十左衛門貞隆爲老職。○十一月十三日令封內商賈其業限一。不得相兼。設糴糶場。禁私糴糶。○十二月十二日賜藩士祿鹽。○是月毛內茂巧辭參政。茂巧廉直而有幹理之

才。初乳井貢掌財政。茂巧監臨焉。貢舞智術。以彼濟此。專務流動融通。一時稱富有。老臣津輕主水大感其材。薦爲元司。白公賞之。貢固辭不受。益飾其廉節。及後威柄歸己。其所行漸縱恣。廢先軌。行新法。不省人言。茂巧始悟其奸。乃欲白其狀。贈書於友人小山次弟兵衛謀之。貢探知之。構陷次弟兵衛。奪其官。閉居。於是茂巧遂辭其職。○是歲蝦夷人遺種。在北濱宇鐵村者。前是不許與他村民通婚。至此與常人相全。

七年正月十九日停藩士祿。一人一日。限米四合給之。○三月三日更給乳井貢祿千石。男左市郎三百苞。○六月廿九日廢標符。行標符而來。商人多輸物貨他方。以故封內融通路塞。日用物品不可輒得。人皆苦之。耕春院住僧學源者。深憂之。乃託弔亡師。抵于江戶。具書國民愁苦狀。呈我姻家宮內少輔松平忠恒。忠恒愕

然。急招公告之。且曰宜先命乳井貢廢標符。而後徐罷新法。復舊政也。若急之則禍將不測焉。公曰然。乃命貢廢標符。貢奉命歸國。歸罪足羽長十郎等囚之。復抵江戶。白曰邦內人民愁苦。皆彼小吏輩所爲。臣謹罰之。然財政困迫甚。臣請直至京師。借金京商。以濟一時。其意欲依近衛公。以免己罪也。遂往京師。於是忠恒勸公。急召貢歸國。○七月復關門。

八年三月七。六日罷乳井貢職。○六月十五日高倉五兵衛盛看爲老職。○七月三日收乳井貢祿。錮其家。○十二月二十一日公任出羽守。○先是命有司檢水陸田。至此凡五年而畢。每田一區。製小簿。授農民。封內都三十萬五千八十石。○九年閏七月六日大水。人多死。○十一月六月幕府使榊原左平太。布施藤五郎。久松彥右衛門等。

巡按奧羽。三日抵弘前。○十一月廿二日公娶松平氏。大和守明矩女。

十二年六月廿二日。世子信明。生于弘前城。○是年命津輕主水。修種里長勝公墓。繚以木欄。○明和元年二月廿八日。十三湖水。自與海通。○冬狼多害人。○十月廿八日賞柏木村農權右衛門孝。賜二口俸。權右衛門善奉。事二親。父死之後。作木像抱以往。田使觀耕獲狀。事死如事生。十六年猶一日。故賞之。○是年種朝鮮人參於各所。○大有年。○二年二月朔山崎丈助講書於鷲殿。令諸士聽之。後每月以爲例。○三年正月廿八日地大震。人家倒者五千四百九十餘。壓死千餘人。所在發火。燒死亦三百餘人。馬死者四百四十頭。堤防崩壞者三千五百八十間。其他官廩。寺社。橋梁敗壞者頗多。官出內帑金。

若干。以賑救遇災者。○二月賜盲人無親故可依者米各五苞。○七月初大震後。每月尚屢震。至此月而止。人心始安。○是年以大震故。賑藩士祿百石以二百錢為率。隆殺與之。○四年五月以戶澤惟顯為世子傅。○九月大風害嘉穀。○是歲饑。五年五月十四日行大赦。○十月賑藩士祿二百石以上與米二十五苞。以下祿百石以米二十苞為率。以與之。○六年正月十一日賜津輕主水公偏諱。改名寧都。○九月十一日大谷津七郎茂成為參政。專任國政。○是歲有年。○七年四月津輕內膳範盛為老職。○六月廿八日賀田村鹽硝倉發火。砲隊長齋藤小左衛門。蒔苗市兵衛。傍島九郎左衛門。目付竹中忠左衛門等災死。○七月津輕外記為老職。○八月十二日江戶本所邸火。○十二月喜多村監物久茂請免老職。是時用度困迫。

大谷津七郎首進省減藩士祿之策。勸老職奏於公。公憤然發於色。不聽其請。大道寺族之助以下戶田清左衛門。櫻庭兵助。山中六左衛門等周旋其間。多方咎其不可。故事遂寢。大監察土岐渡人與大谷津七郎論議甚激。將斫七郎。七郎遁於君側。渡人即請罷職。渡人素廉直剛毅。乳井貢弄政柄。燒棄先規法度之時。屢見於公諫爭。以故。舊記先格書類。多得免。○八年正月十一日森岡主膳元德為老職。○是歲有年。○安永元年八月江戶大風雨。大水。我邸亦壞。○十二月賜蘆沼村民總四郎。終身五人口俸。男文四郎米二十苞。里正總助十苞。五人組各五苞。村民六十苞。以賞其能奉法勤農業。○二年正月九日世子傅戶澤惟顯死。惟顯實立圭公庶子。有故冒戶澤氏。惟顯學問該博。頗有名。初仕丹羽侯。參其國政。為老臣某。

所忌害。稱疾辭去。居常陸。後仙臺侯聞其賢。辟之。偶我藩亦有辟命。惟顯乃仕于我。其爲世子傳也。竭心輔導。世子亦深敬畏之。及歿。哀悼不措。自題其碑曰。嗚呼。祖州先生之墓。○九月五日。幕府傳可饗天使之教。○九月二十日。稅封內商戶。○十二月下勸業令。勘定奉行樋口彌三郎建意見。檢封內田園。無有私占。令四民植桑楮漆茶。又播綿種。植藍草紅花。令士家妻女織綿布。庶民自織者。許着絹布。他至陶器紙壚等。皆製之。○三年七月廿八日。收藩士祿邑。以其十分之四爲率。給廩祿。○十月廿日。令封內結伍保。吉凶相助。罪咎相連坐。○是年檢封內人口。其數廿五萬餘人。○自客歲疾疫大行。死亡甚多。遣醫員數十人。巡行診視。○四年製踏車。民用以便灌溉。○十月廿二日。爲世子聘松平出羽

守。儒臣宇佐美惠助講經。

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以添田儀左衛門貞順爲老臣。○六年三月三日。賞藩士精武技者。○七年二月。幕府傳可饗天使之教。時公有疾。使世子代幹其事。世子年十七。容止閑雅。進退有度。天使大稱之云。○九月朔。復以乳井貢爲勘定奉行。○十二月十五日。開公四十賀宴。世子賦詩上之。○是月。賜封內高年者物。○令鄉里每田一段。貯米一升。以備凶歉。○八年四月。設製陶場於唐內坂。○六月六日。霖雨。平川大水。人畜多死。○九年六月三日。視乳井貢職祿。放於川原平村。貢及再用。年已老。然軀尙壯健。氣力不衰。欲立功名。以雪前辱。勵精奉職。而老臣津

輕內膳常折其意。不能有爲。至是復蒙嚴譴。可謂其人之不幸也。抑亦世之幸也歟。○六月廿六日會藩士示親書。其意言以國用不給減藩士祿也。○七月五日大水。堤防潰決。多害田圃。天明元年正月廿六日大水。人馬多死亡。○十月賜常陸板湖港邸地於寺島三郎兵衛。同月賜近江大津邸地於澤村屋藤兵衛。○四月二日命長勝寺住僧某詣海內古社各刺蓋託以察天下形勢也。○八月十六日收參政樋口彌三郎官祿。錮其家。彌三郎天資勇敢。且精兵術。常憂吾土乏產物。日夜焦慮。徵諸古書。質諸父老。欲以奏事功。而謗議紛興。遂蒙譴錮死。可謂遺憾矣。○二年自春至夏風雨。六月大水。秋饑。○是年漕米二十萬苞於江戶及大坂。三萬苞於加賀。是以邦內穀竭。人民苦饑也。○嚴禁博奕淫酒。

三年二月十日岩木山南峯烟起。令有司檢之。○七月十日青森大火。○是月青森市民爲黨相聚。闖入豪富家。毀家屋倉廩。縱爲掠奪。市尹不能制。遣卒將率銃隊鎮之。且令有司開諭之。本年從春綿夏。風雨不順。五穀不長。至七月。荒兆頗見。且客歲漕運官粟無所遺。以故糴買民穀。以給藩士。公私穀盡。糴路絕塞。故人民擾騷至此。○廿二日修澤市民。嘯聚爲群。呈書乞救。市尹相馬作左衛門受理訴狀。且令富豪各出粟賑之。事遂息。○廿七日新田民八百余人。聚石渡村。呈書曰。六年以來。鄉倉所貯已至八千苞。今歲飢食竭。伏願每田一段付與三升。以救民命也。○此月晦深浦市民三百余人爲黨。毀豪富家屋。○八月五日賑給封內人民米千苞。令曰。今國家匱窮。賑卹莫以繼焉。勿復有所請。時金木邑吏岩川久太郎。鹿內兵藏。與商人謀糴米於羽州酒田。令部民購求。

之。○是月十二日大風。十六日隕霜害穀。此時封內流民甚多。設場屋二字和德街。作粥以賑之。○九月五所川原豪民原莊右衛門請曰。平井食川。五所川原。柏原諸村之民。食盡。今將流亡。而臣祖先以來。所貯以備凶荒者。有四百金。願糴米於它方以救之。官允其請。後賜狀以褒之。○廿六日參政津輕多膳貞榮之江戶。是秋大饑。餓莩流亡。相交于道路。所在群聚毀人家。而百僚皆阿附參政大谷津七郎。無言之者。貞榮憤之。與執政森岡主膳爭議於廷。主膳曰。事已至此。不可奈何。貞榮曰。子爲宰臣。而無救荒策。宜辭其職。余請當之。乃將之江戶。見公白之。七郎偵知之。先白曰。貞榮發狂心。請謁。宜莫見焉。旣而貞榮至江戶。請見公。七郎稱公疾拒之。爭論移刻。時世子隔壁聞之。曰。孤願見狂疾人。乃召見之。貞榮具陳民庶饑餓。封內擾亂狀。世子即詳白諸公。公驚愕。將召七

郎手刃之。母夫人救解乞哀。事僅寢。七郎剃髮謝之云。○是月封內山林除杉檜外。雜木許擅伐。以本年饑荒也。○十月十一日青森大火。○十日下親書藩士。諭從儉素。○廿三日本造大火。○十一月三日藩士男女。每人日給米四合。○廿三日譴山田彥兵衛免其職。彥兵衛。大谷津黨也。○是月令返典物於其債主。從建部菊大夫言也。○公痛減飲膳。以躄民苦。○此時深浦莊嚴寺住僧門牛抵江戶。欲謁公。白封內饑餓。人民流亡狀。有司拒絕不通。門牛欲因本山。若江戶市尹。達其意。有司惶遽。不知所爲。世子聞而召見之。慰諭歸國。○四年正月借金一万兩於幕府。糴穀以賑飢民。○閏正月二日公以疾卒于江戶本所邸。公爲人柔順。以連歲大饑。深以爲憂。居常悒鬱。遂以病卒。遺命務救濟之道。

則主善曰戒香公所謂有仁心仁聞之良君也。然下民不被其
 澤而受凍饑之苦者何也。蓋因輔相不得其人。苟貪其祿位。
 而不知匡輔之道而已。請嘗論之。方此時。天下忘戰伐之苦。
 競以奢靡相高。僕從器仗衣服。宮室務華麗。而不察後患。借
 金京商以濟一時。而子復孕子。封內之富。不足以償焉。蓋列
 國諸侯。比々皆是也。戒香公之嗣職也。年甫六才。譬猶不染
 之絲也。為朱為綠。為紫為黃。唯其所染。輔導之責。安可逃哉。
 蓋公之仁慈出於天資。而始終如一。非拂諫虐忠良之主。非
 極奢縱慾之君。無一事可以指摘也。如此之主。而輔導得其
 人。則豈有為君之累哉。君惑則宰輔辨明之。君有不賢。則宰
 輔告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替盡其道者。宰輔之任也。今
 危而不持。轉而不扶。輔相之道。安在哉。公之一世間。公族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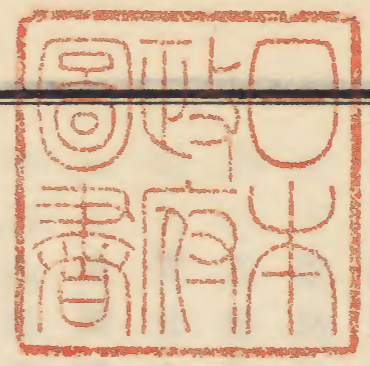
閱前後數十人。皆苟奪其祿位。而不知職任。可歎夫。

外 崎 覺

小 笠 原 精 一 校

內 藤 邦 衛

津輕藩史
卷之四



同治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印刷
御届

他山工藤先生著書目錄

津輕藩史	七冊	靈墓碑史	一冊
津輕藩職制	一冊	津輕藩學制	一冊
同官制	一冊	同儒臣略傳	一冊
同租稅則	一冊	他山詩集	三冊
同		他山文鈔	三冊
同		外文集	一冊

明治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印刷

著者故人工藤主善

相續人青森縣士族藤隼太

發行人青森縣弘前市青森縣弘前市鷹匠町六十六番地

發賣所青森縣弘前市宮本甚兵衛

同野崎九兵衛

同玉田平次郎

同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一番地龜井忠一

三省堂

